

章泰笙編著

賈島研究

正中書局印行

盧 序

昔人以禪說詩，持聲香色味觀。賈島長江集，詩味之澀者也。李懷民重訂主客圖以爲清奇苦僻主，惟清奇始不蹈襲；苦僻乃必已出，於是島之詩終有別於他人。然所以成島之詩者，其時、其家世、其人、其交游、與夫山川風物、靡不關涉，不知此不能知島，亦不能知島之詩。廬江章生泰筆翫索島之詩久，成是篇，以示同嗜，屬前一言。前惟詩之李杜，猶人於菽麥布帛，不能一日少。富貴之家，食必兼味，衣則綾羅，不若是無以知江海之富，天下之廣。文學之士，不必姝姝一家之言，泛覽載籍，窮博辭賦，知島詩之澀，知出辭之慎，不亦善乎？若使天下士皆爲島之詩，是又島詩之罪人，抑不知詩者已！爰書以歸之。民國三十一年夏金陵廬前。

題 詩

萬古浪仙語，獨開一派佳；咏歌原素志，成就出虛懷；
（謂詢贊黃部推戴句事）幸得編年譜，巖居坐小齋；
衰遲聞款賞，展玩即生涯。

七十九叟 陳 詩

驢背尋詩向月吟，月中孤鶴屬知音；
憂然天半清商遠，應是憐才一片心。
獨行潭底句無雙，三歲吟成誰不降；
一自懷民圖主客，清奇苦僻拜長江。
萬里逃秦五度秋，蜀山偏合謫詩囚；
松窗抱讀長江集，神與華嵒猿鶴遊。
搜檢琳瑯萃一編，此心應卜賈生憐；
定看藝苑芳徽播，桂子香飄月窟邊。

壬午八月虞山 繆 鎮 藩

賈生五字絕中唐，苦僻清奇獨擅場；
（李懷民主客圖以島爲清奇苦僻主）末世羣英爭北面，
可知輕俗不能量。（用元
輕白俗語意）

桐城 徐 瑩

自序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此余是編之所由作也。溯自戊寅春暮，投荒巴渝，客居無俚。偶於坊間見有售閱仙詩者，市歸而誦之，遂欲進而究其生平，先後蒐集資料於復旦、北碚、江津、巴縣諸圖書館，鄒子撫民復以藏書相假。顧在苒年餘，未遑屬藁。庚辰長夏，始得揮汗成之。繕寫既竟，曾就正於子展冀野承平書城濟人講師，及繆鎮滂文。然疵謬之處，猶恐難免，尙希讀者有以教之也。壬午秋仲潛川章泰筌識於白沙白蒼山莊。

目次

盧序

題詩

陳詩 繆鎮藩 徐瑩

自序

第一章 唐代詩壇鳥瞰

..... 一

第二章 鳥在詩壇上的地位

..... 九

第三章 鳥的家世

..... 一四

第四章 鳥的個性

..... 二一

第五章 鳥的交游

..... 二八

第六章 鳥的出處

..... 三五

第七章 鳥的著作

..... 三八

目次

五

465275

第八章 島詩的風格與藝術……………四〇

第九章 島詩的影響……………四五

第十章 島的年譜……………五九

第一章 唐代詩壇鳥瞰

詩至李唐，可謂至矣盛矣，蔑以加矣。蓋自君主，名臣，才人，志士，名媛，方外，倡優，狂人，伶人，無不能詩，無不爲詩。故大家，名家相繼而起，有如雨後春筍。終唐之世，有計之者，若宋計有功《唐詩紀事》收錄詩家凡一千一百五十明。高棟編《唐詩品彙》，凡六百二十家；又搜補六十一家。清乾隆敕撰《全唐詩》，凡二千二百餘家。其不爲以上諸書所錄而湮沒無聞者，殆不可勝計。即以今所知者而論，詩家之多，雖不敢謂爲絕後，然亦可謂空前矣。顧其間演變之跡，可得而言，惟歷來於唐詩之分期，各有不同耳。若宋嚴羽《滄浪詩話》曰：「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嚴氏此說，雖未標明中唐，然以大曆爲另一時期，則甚明顯。渠又將唐詩分爲五體，即：一、唐初體。二、盛唐體。三、大曆體。四、元和體。五、晚唐體。則又若由三分而爲五分也。

元楊士弘又將唐詩分爲四時期：

- (一) 初唐 自唐初（高祖武德元年）至開元（玄宗開元前一年）共九十五年。
- (二) 盛唐 自開元（元年）至大曆前一年（代宗）共五十三年。
- (三) 中唐 自大曆（元年）至太和前一年（文宗）共六十一年。



(四) 晚唐 太和以後，(太和元年至昭宗天祐四年唐亡) 共八十一年。

明高棟唐詩品彙又規定：

(一) 初唐 (六一八—七二二) 從高祖武德元年，到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則天武后，凡九十五年。

(二) 盛唐 (七二三—七六五) 從玄宗到肅宗代宗的永泰元年，凡五十三年。

(三) 中唐 (七六六—八四六) 從代宗大曆元年，到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凡八十一年。

(四) 晚唐 (八四七—九〇七) 從宣宗大中元年，到懿宗僖宗昭宗天祐四年，凡六十一年。

高氏與楊氏之主張，初唐與盛唐之分法相同，中唐與晚唐則稍異，主初盛中晚四分法者，尙有王世懋之藝圃擷餘，與翁方綱之石洲詩話，惟錢謙益顧炎武等又持異議也。

清王漁洋論唐詩，又分爲三時期：

(一) 初唐 自唐初至開元共九十五年。

(二) 盛唐 自開元元年，至憲宗元和前一年，共九十三年。

(三) 晚唐 元和元年，至天祐四年唐亡，共一百〇二年。

近人胡適白話文學史，其分期又不同，渠以初唐爲白話詩時期，舉王梵志王績爲代表，即「四傑」之詩，據謂亦有白話的傾向。盛唐分爲二時期，天寶大亂前，爲浪漫文學時代，大亂後，直至中唐之韓孟元白爲寫實文學。

時代。至晚唐則以白話文學史卷中尙未問世，究不知其作何說法也。

陸侃如中國詩史卷中，則將全部唐詩，分爲李白杜甫兩大時代。初唐至天寶前之詩，概畫入李白時代，天寶後至晚唐，概入杜甫時代。

總之前人初盛中、晚之分法，窒礙牽強之處，固屬甚多，而以李唐一代之詩，分爲李白、杜甫兩大時代，彊附其他詩人於其下，自亦未妥。

其差彊人意者，如近人蘇雪林唐詩概論據西洋十八九世紀文藝思潮之變遷，爲唐詩分期，且先後次序不亂。蘇氏分爲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唯美主義。古典主義相當于初唐，唯美主義相當于晚唐，盛唐畫分爲開元天寶以前和以後，開天以前，稱爲浪漫主義，開天以後，併入中唐合稱爲寫實主義。關於此點，蘇氏係採用胡適白話文學史卷上中所說者，茲依蘇氏之分期法，畧叙于后：

所謂古典主義，乃繼承齊梁派，專向對偶和側艷之詞，以初唐「四傑」和沈宋爲代表。四傑乃王勃、楊炯、盧照鄰和駱賓王。王勃（六四七—六七五）爲短命詩人，卒年僅二十九，甚有天才，嘗於滕王閣作賦，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一聯膾炙人口其詩：「滕王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楊炯（六五〇—六九三）以當時人有王、楊、盧、駱之稱，輒謂：「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詩亦頗艷麗，如梅花落是。又其爲詩若和劉長史答

十九兄之類，喜多人名，因被稱爲「點鬼簿」。盧照鄰（約六四〇—六九〇）詩如長安古意曰：「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復道交窓作合歡，雙關連蕙垂鳳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莖雲行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烟，曾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鵝黃，鵝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婦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庭尉門前雀欲栖，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幰沒金堤，挾彈飛鷹杜陵北，探凡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轉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衢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襦寶帶爲君解，燕歌趙舞爲君開，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橫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騁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唯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楊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就中固甚多秀媚字句也。賈王（約六五〇—六八四）香豔詩如詠美人在天津橋云：「整衣香滿路，移步羶生塵，水往下看妝影，眉頭畫月新。」史稱當時以爲絕唱之帝京篇：「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秦塞重關一百六，

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欽蓋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當時一旦擅豪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徒巢柱，青門遂種瓜，黃金銷鑠素絲髮，一貴一賤交情見，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故人有溷淪，知新無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又以其詩中多喜用數字，故人稱其爲「算博士」云。

沈宋乃沈佺期與宋之問，二人皆爲醉心利祿，諂佞無恥之小人，亦爲奉和應制詩的專家，又是律詩成立者，所作之詩，無非是風雲月露之類，無須多舉。在繼承齊梁派佔領詩壇時，另外有陳子昂（六五六—六九八）便樹立反抗旗幟，與陳方虬修竹篇序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可見其慨嘆於詩體日漸頹靡，思回復到漢魏風骨，故其所爲詩，不拘對仗，不作宮體，登幽州臺歌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無名氏之木蘭詩，約亦成于是時。自陳子昂解放詩體後，浪漫主義隨之興起，浪漫派的主力作家，是李白。白之思想于其「哀人生之長逝」一句可知。古風云：「春容舍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常在？」短歌行云：「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悲歌行云：「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將進酒云：「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故主張及時行樂也。其次是王維（七〇一—七六一），爲田園詩人，詩若渭川田家「斜陽照墟

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鳴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其最佳之作，是小詩。舊唐書謂：「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鵝川集》，共有五絕二十首，茲錄數首如次：「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木蘭柴）「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榴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下。」（樂家灘）「北坨湖水北，雜樹映朱闌，逶迤南川水，明滅青林端。」（北坨）「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辛夷塢）「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竹裏館）孟浩然（六八九—七四〇）與王維齊名，世稱王孟，然王詩特點在「靜」，孟詩特點在「淡」，他如儲光羲，裴迪，丘爲祖詠，綦毋潛等，皆同屬王派，作風相近。

浪漫主義，能容納歌唱自然的田園派，同時亦能容納歌詠戰爭的邊塞派，情感雖有輕微和熱烈之分，究皆爲理智弱于情感之詩人。邊塞派領袖推岑參。參之邊塞詩，大都於佐封常卿幕時所作，喜寫雄壯之場面，如大風，大熱，大雪，大寒，沙漠。詩中之角色和切末是戰將，都護，大旗，鼓，名馬，寶刀，戈，甲，軍樂，烽火等。高適之詩，遠不若岑參，亦無岑參之環境，僅在河北爲縣侯，故寫不出異國情調之詩，雖亦有歌詠戰爭者，總覺如霧裏看花，稍隔一層。與岑高同派者，尚有王昌齡，王之渙及李頎等。惟與高岑亦有不同，即一、李王多非戰，高岑則頌戰，二、李王多律絕短詩，高岑多古風長詩。正值詩人歌詠太平之時，忽聽「漁陽鼙鼓動地來。」把詩人好夢驚醒，以時代之不安定，遂有寫實主義產生，杜甫（七一—七七〇）即是開山大師，與李白相輝映，誠爲我國詩壇上之兩顆巨星。甫身

經安史之亂，到處奔走，逃難，嘗盡人生酸辛悲苦，因之所歌詠者，大都爲現實之苦痛。歌詠社會者，有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稱爲「三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稱爲「三別」。自己時遇饑荒，一生僅過兩年半稍爲舒服生活。第一次是在長安任左拾遺，僅爲期半年，第二次是在初入蜀居浣花溪時，至多兩年，其餘無日不在困頓之中。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云：「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鳴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羌村云：「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嘆亦獻馘，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乾元中寓同谷縣作歌云：「長鑱長鑿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杜甫與李白作風大不相同，李白是浪漫的，貴族的，杜甫則是寫實的，平民的，李白之詩，多想像，情感，主觀，杜甫之詩，則多刻畫，經歷，客觀，李白恃才力，杜甫恃學力，李白喜用「女酒」二字，杜甫則喜用「饑餓」二字。

自來論詩者，多謂李白集復古之大成，杜甫開革新之局面。李白姑置弗論，杜甫雖古（或往）近（或今）體俱工，而於近體尤爲賣力，觀其集中五言律，佔全集之半可知，亦可見其重時代觀念也。故其詩，在形式方面，注重技巧；在內容方面，注重寫實，技巧爲修辭，鍊意，寫實爲社會問題，因在形式方面重技巧，在內容方面重寫實，故作詩態度，至爲認真。此當時文學潮流之所趨也。此後，依此趨向，遂衍成韓愈及白居易兩派，白居易與元稹號稱「元輕白俗」。元稹社會詩不多，僅上陽白髮人，夫遠征田家詞數首而已，然以其尊杜抑李（見其所作唐故工

部員外杜君墓誌銘中，故被稱爲社會詩人白居易於其與元九書中亦尊杜抑李，其社會詩如賈炭翁，新豐折臂翁，皆爲後人所傳誦。他如秦中吟與新樂府，均爲下層社會聲訴者。韓愈、孟郊、賈島都是偏于技巧方面，如愈對子句法，力求生硬，如其五言詩句之上一下四，七言詩句之上三下四是，關於章法，力求新穎，如南山詩，連用五十一「或」字是，關於用韻，力求其寬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概，豈非與杜甫先後媲美？孟郊（七五一—八一四）與韓愈被稱爲「孟詩韓筆」，二人作風相同，就二人聯句中，可以看出，功力亦悉敵，其與韓愈所異者，爲孟多「窮苦之句」，且詩題中亦多用「苦」「傷」「惱」「貧」之字，而愈則無有也。賈島與孟郊被稱爲「郊寒島瘦」，其作詩態度，極爲認真，此爲七五五年以後之新風氣，而喜爲「窮苦之句」，則與孟郊無異。惟在形式方面，島尤知重時代觀念，不若郊之專致力於古體，故島對近體，尤以五言律，特加致力，與島同時詩人，尙有李賀，亦頗受愈之推許，而爲唯美主義之先驅。唯美主義之代表爲溫庭筠（約八二〇—八七〇）李商隱與杜牧。（八三〇—八五三）溫庭筠風格頗近李賀，與賀所異者，爲李多怪句，而溫則較平易。溫之近體，頗有清疏可誦者，而賀則無之。李商隱（八一三—八五八）詩有二特點：一爲精密華麗，一爲晦澀，精密來自杜甫，華麗來自李賀，以刻意求工之故，致晦澀難懂。杜牧詩有二特點：一爲豪邁，一爲香艷，而在形式方面，則以絕句爲最成功。

第二章 鳥在詩壇上之地位

唐代詩壇概況，已如前章所述，則鳥在當時詩壇之地位，亦可想見，茲更列舉數點，聊誌梗概：

一 導晚唐五言律之先路

自來每種文體之產生與成功，絕非突然如此，要必依歷史之背景以演進，故爲漸變而非突變；爲必然而非偶然。其源頭先導，類皆可得而尋，若司馬相如之於漢賦，四傑之於唐詩，涓涓之水，卒成江河，其功固未可沒，是以研究中晚唐詩者，自亦不可不注意于賈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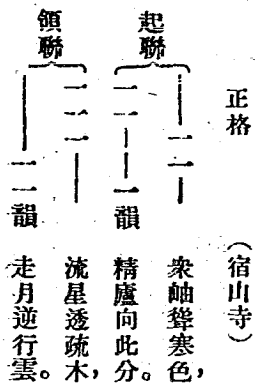
自初唐沈佺期、宋之問改進齊梁永明體（註一）「浮切一筌按即平側（仄）見阮芸臺擊經詩集文韻說」不差，而號律詩」（見新唐書文苑傳）後，真正律體，始獲成立。此種新詩體于詩衢上，與古體並轡，自然已開詩國康莊，可以任人馳騁；故宋荦漫堂說詩謂：「律詩盛於唐，而五言律爲尤盛，神龍以後，陳（子昂）、杜（審言）、沈宋開其先，李、杜、高、岑、王、孟諸家繼起，卓然名家，子美變化尤高，在牝牡驪黃之外。」此可見杜甫於五言律造就之大也。甫亦自謂：「老去漸於詩律細。」亦可見其致力之勤，老而不衰。蓋律體詩，自盛唐至現在，以杜甫爲開端，而古體詩自周至盛唐至李白結束。故言詩者，咸謂李白集復古之大成，杜甫開革新之局面。而杜之五言律，又復

估其全集之半，此可窺其用心之所在，蓋其重時代之觀念有以致也。然自甫卒後，五言律詩方面，雖有「五言長城」之劉長卿（七一〇？——七八〇？）與夫「善五言詩」之劉禹錫（七七二——八四三）等之努力，然影響不大，遠不如島之為晚唐諸子北面師之也。然則承先啓後之功，繼往開來之力，固舍島莫屬矣。是晚唐詩壇之盛，島固有其先導之功焉。

二 造五言律作法之極則

島既導晚唐詩之先路，在詩之形式上既為五律，於作法則多注意于聲調與字句諸方面：

(一) 聲調諧和 言聲調必以平仄譜與詩對照為佳。五律有正格與偏格之分，仄起為正格，平起為偏格，其式如後：



頸聯
 絶頂人來少
 高松鶴不羣。

尾聯
 世事未曾聞。
 一僧年八十。

(平聲文韻)

此式第一句第二字用仄聲，故名仄起，第二字用平聲，名爲平起。在五言仄起爲正格，平起爲偏格；然七言與此相反，平起爲正格，仄起爲偏格，分別甚微。

偏格 (題李凝幽居)

起聯
 閑居少鄰並，
 草逕入荒園。

領聯
 鳥宿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

頸聯
 過橋分野色，
 移石動雲根。

尾聯
 暫去還來此，

第二章 鳥在詩壇上之地位

「敲」——韻 幽期不負言。（平聲元韻）

(二) 用字響亮 在此短而不易伸縮之文有定字的詩體上，用字必求經濟，所謂少字含多韻是也。又因名詞極少變化，而形容詞及動詞，則變化頗多。島最留心于動詞，如前引題李凝幽居之「僧敲月下門」詩句，既欲用「敲」，又欲用「推」字，因舉手作推敲之勢，遇見韓愈，愈沉吟久之，以爲「敲」字響亮，用敲字佳。結果用「敲」字。因「敲」字，不僅聲音響亮，在意義上，亦響亮。惟其意義上亦響亮，始易于表現出一種顯豁的意境，此種顯豁的意境，會引起讀者豐富的想像，原爲詩家所應守之規條。

(三) 造句對偶 律詩三四兩句爲領聯（或稱前聯），五六兩句爲頸聯（或稱後聯），此二聯例須對偶，不對者乃例外。謝榛四溟詩話謂：「律詩重在對偶，妙在虛實」（卷一）。又謂：「詩以兩聯爲主，起結輔之，渾然一氣」（卷二）。李東陽麓堂詩話謂：「律詩對偶最難，如賈浪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至有『兩句三年得』之句，（笨按：島『獨行潭底影』詩題爲送無可上人，全詩爲：「圭峯霽色新，送此草堂人，麈尾同離寺，蛩鳴暫別親，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終有烟霞約，天台作近鄰。」島在「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兩句後，又注一絕句：「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皆有感而得者也。」于此可見島對律詩對偶之重視矣。

三 與孟郊之比較

自來稱鳥詩多沿東坡之言，與孟郊並稱爲「郊寒鳥瘦」，而孟郊戲贈無本詩，亦謂其「詩骨聳東野」，蓋二人之作風有相同也，然孟專心于古詩之苦吟，不隨時俗作律詩，此則昧于文學之有時間性，而囿于復古謬見之深也，而鳥則不然，工于五言律，故蘇絳撰鳥墓誌銘謂其「妙之尤者，屬思五言，孤絕之句，記在人口。」此其所以爲晚唐詩之先導，而爲孟所不及也歟！

（註一）南史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數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又曰：「約等文，皆用宮商，將本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百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第三章 島的家世

唐蘇絳賈司倉墓誌銘曰：「自周康王封少子建侯於賈因而氏焉。誼則大漢太傅寅則晉尚書由是徵音流遠，祖宗官爵，顧未研詳，中多高蹈不仕。」

唐書宰相世系表載：「賈氏出自姬姓，唐叔虞少子公明，（周）康王封之於賈，爲賈伯，河東臨汾有賈鄉，即其地也。爲晉所滅，以國爲氏。晉公族狐偃之子射姑，爲晉太師，食邑於賈，字季他，亦號賈季。漢有長沙王太傅誼，生璠尚書中兵郎，生二子嘉偉。嘉偉，宜春太守，生覓遊擊將軍，五子洪潤，汭湘注。汭，輕騎將軍，生矚，下邳太守，二子冰淵。淵，遼東太守，三子納那丕。丕，生昕，祕書監，二子廷玉、秀玉。秀玉，武威太守，生衍，兗州刺史，生龔，輕騎將軍，徙居武威。二子綵、詔。詔，魏太尉肅侯，生機，駙馬都尉，關內侯，又徙長樂，二子通延。通延，中車騎大將軍，三子仲安、仲謀、仲達。顯川太守，生疋，字彥度，輕騎將軍，雍州刺史，酒泉郡公，二子父康。康，祕書監，二子鐸、鈞。鈞，生弼，散騎侍郎，二子躬之。躬之，躬之，宋太宰參軍，四子希鏡、希遠、希逸、希叟。希鏡，南齊外兵郎，生稅，義興郡太守，生執梁，太府卿，二子暹、肇。肇，二子寰、宏。宏，後梁中軍長史，生勰，北齊青兗等州刺史，河東公，二子皞、獻。皞，殿中監，三子懿、慈、憲。避葛榮之難，避地浮陽。」

鄭樵通志云：「賈氏伯爵，（周）康王封唐叔虞少子公明於此。同州有賈城，即其地。或言河東臨汾有賈鄉。」

是也。爲晉所滅，子孫以國爲氏，又晉既并賈，遂以爲邑，故晉之公族狐偃之子射姑食邑於賈，謂之賈季。其後則以邑爲氏。」

按唐叔虞，周武王子，成王弟，名虞。周公滅唐（今山西太原縣北，翼城縣南），封之。文王姓姬名昌，爲武王（發名）之父，成王（誦名）爲武王子，康王（釗名）父。公明封賈，雖爲賈氏，然公明爲唐叔虞之少子，而唐叔虞又爲武王子，成王弟。武王姓姬名發，故謂賈氏出自姬姓也。說文曰：「黃帝居姬水以爲姓。」此又姬氏得姓之始也。唐叔虞傳至子樊（一作燹）父，徙居晉（今太原縣），改稱晉，晉雖并賈，是晉與賈固同爲唐叔虞之後也。

黃帝……文王——武王——成王——康王

唐叔虞——樊（一作燹）父（晉）

公明（賈）

其在周之賈氏故籍載有：

（一）賈華——左傳：「僖公六年春，晉侯使賈華（晉大夫）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二）賈佗——左傳：「文公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三) 賈季——左傳：「文公六年，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

按 (二) (三) 實爲一人，以賈季即狐射姑，無待贅言。賈佗即賈季。太師賈佗，太師即射姑，射姑既字季他，亦號賈季，當然亦可號賈佗。左傳中如斯之例甚多，無待繁舉也。

在漢有賈誼，誼爲島之祖，島詩亦嘗言及之，其送李餘往湖南有云：「若尋吾祖宅，寂寞在瀟湘。」吾祖即指誼也。惜無從考知誼究爲島之何世祖耳！

關於誼以後的世系，表已表明之。

「漢孝武舉賈生之孫三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漢書賈誼傳）

「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漢書賈捐之傳）

「達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太傅。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名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古文尙書，毛詩，達悉傳父業。」（後漢書賈逵傳）

「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文帝時以爲太尉，進爵魏壽鄉侯。又封小子訪爲列侯，以長子穆爲駙馬都尉，詡薨，諡曰肅，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魏志賈詡傳）

「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晉書賈疋傳）

「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淵昇明中，爲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出爲句容令。建武初，遷長水校尉，坐法，子棲長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南齊書賈淵傳）

「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州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彝弱冠，爲慕容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遷長史，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執彝及其從兄潤等。」（魏書賈彝傳）

「彝子秀，歷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賜爵陽都男，恭宗崩，以爵還第，旣而掌吏曹事，秀康清儉約，不營貲產，皇興三年卒，諡曰簡。」（魏書賈彝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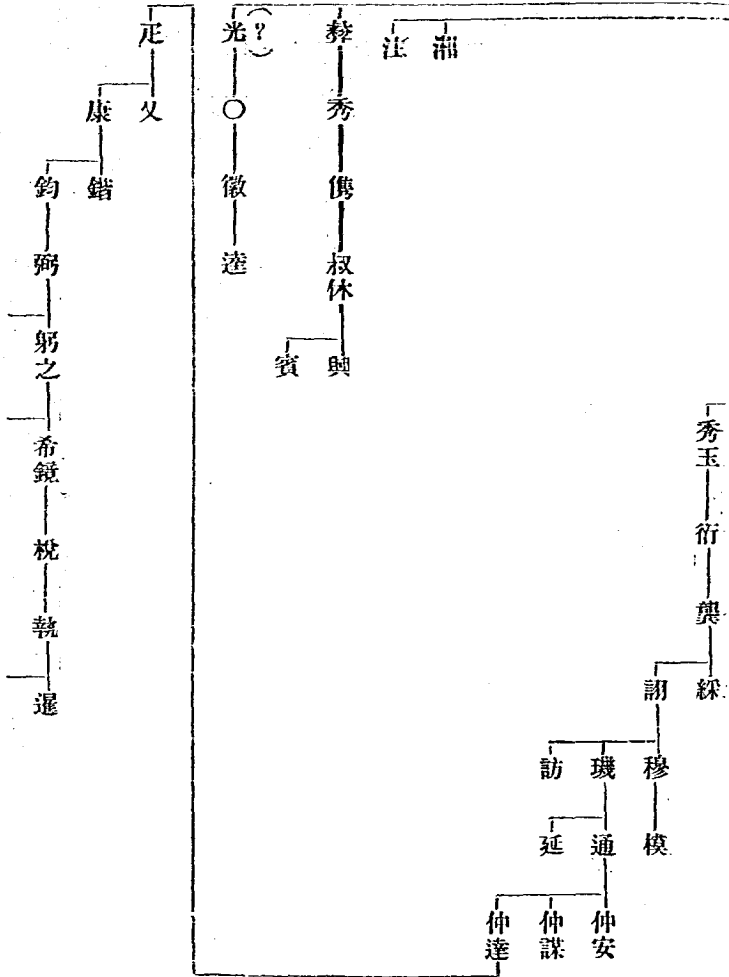
「彝子秀，卒贈武邑公，子儁字異鄰，襲爵拜秘書中散中軍曹令，出爲荊州刺史，依例降爵爲伯，在州五載，清靖寡事，吏民亦安，景明初卒，子叔休襲爵卒，子興襲爵。」（魏書賈儁傳）

「彝從兄潤，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爲中書博士，免官久之，徵爲郎中令，轉治書侍御史，行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稍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當侍，正光中卒。」（魏書賈禎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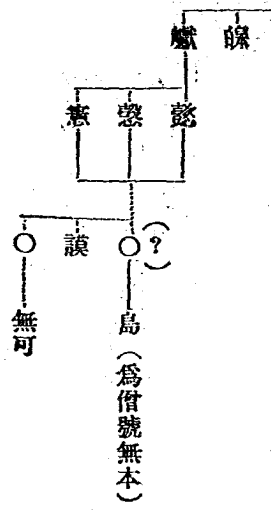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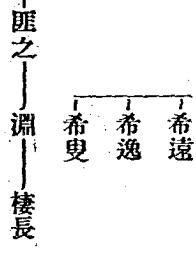
又同傳：「彝從曾孫禎，禎兄子景儁，以學識知名。」

又同傳：「景儁弟景興，清峻鯁正，少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爲榮所擄，稱疾不拜……彝元孫寶，歷尚書郎，以清素稱，出爲黎陽太守卒……彝從曾孫禎，禎子子儒司空田曹參軍。」

第三章 島的家世



(一作弼之)



第四章 島的個性

個性合先天之稟賦，與乎後天之習慣而言，然先天後天固皆受地理之環境影響而形成個人特有之性格也。誠以地域之影響個性既大且鉅，就一般言，生於南方長江流域一帶之人民個性多溫柔，生於黃河流域者多剛直，所以然者，地域異也。形成個性之剛柔，殆亦由橋生淮南則爲橋，生於淮北則爲枳也歟。

島爲范陽人，范陽在今河北北平附近，而河北爲古燕地，韓愈送董邵南序謂「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是島固亦豪士之流亞也。然島之特點，實有七，茲分述之：

(一) 篤學不倦 島自遇韓愈令其返俗，教其爲文後，即致力於學，老而不衰，故絳志云：「六經百氏無不該覽，妙之尤者，屬思五言……解褐受遂州長江主簿，三年在任，卷不失手。」此可見其篤于學也。

(二) 深思苦吟 島作詩之態度，非常認真。在島前之杜甫亦如此。杜有「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新詩改罷自長吟」之自白。島亦有「新詩不覺千回詠」(黎陽寄姚合)「詩緣見徹語長新」(贈翰林)「身心無別念，餘習在詩章」(送天台僧)。新唐書本傳云：「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四庫全書，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三十九亦引，同此)。唐遺史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敲月下門。』思『敲』爲『推』，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退之爲

京兆尹車騎方出，鳥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鳥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爲布衣交。」據言又載：「賈島太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鳥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因爲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又其送無可上人詩，于「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句下，注一絕句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亦可見其重深思苦吟矣。又如：「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筆硯爲髒，吟詠作塵，」（戲贈友人），直以作詩爲詩人第二生命矣。其詩句中言「苦吟」者，如：「默默空朝夕，苦吟誰喜聞」（暮秋），「苦吟遙可想」（寄賀蘭朋吉），「迢遞苦吟遊」（送李溟謁宥州李權使君），「風光別我苦吟身」（三月晦日贈劉評事），言吟苦者，如：「溝西吟苦客」（雨夜同厲玄懷皇甫荀），「吟苦相思處」（懷博陵故人），言吟如：「吟看青島處」（寄令狐相公），「天寒吟竟曉」（題朱慶餘所居），「休吟鄰叟始安眠」（處州李使君改任遂州因寄贈），「三起月中吟」（喜姚郎中自杭州廻），「吟當近海流」（送惠雅法師歸玉泉），「燈前越客吟」（憶吳處士），「巴峽吟過否」（送崔定），「秦吟宿楚澤」（送張校書季霞），「相思時一吟」（寄友人），「一吟動狂機」（投孟郊），「枕上吟千詩」（枕上吟），「天寒吟竟曉」（題朱慶餘所居），又如：「詩成一夜月中題」（夏夜上谷宿開元寺），更可想見其作詩態度之如何認真矣。

(三) 愛靜 詩人多愛靜，蓋有靜的環境，始能凝神壹志于創作，古人云：「讀書宜有靜室，」旨哉斯言。鳥亦自謂：「言心俱好靜」（題長江），「耽靜非謬爲，本性實疏索」（齋中），其言靜之作用云：「文思來因靜夜

樓」(送饒州張使君)其詩中言及靜字，如：「靜向方寸求」(題岸上人那內閉居)「靜想泉根本」(雨後宿劉司馬池上)「靜語終燈焰」(就可公宿)「靜覽冰雪詞」(酬棲上人)「靜看衆峯疎」(昇道精舍南台對月寄姚合)「靜江鳴野鼓」(送南康姚明府)「城靜高崖草」(即事)「夜靜岳陽甚」(送裴校書)「月出東齋靜」(劉景陽東齋)「自知風水靜」(宿孤館)「石室人心靜」(寄白閣默公)「見僧心暫靜」(落第東歸逢僧伯陽)「即此尋常靜」(夜喜賀蘭三見訪)「原西居處靜」(訪李甘原居)「川原秋色靜」(送耿處士)「見我閑靜容」(延壽里精舍寓居)。

(四)嗜酒 詩人與酒，似結不解緣。蓋詩人之個性特強，與常人有異，每有感觸，即飲酒，所謂「藉酒澆愁」也。其詩中涉及飲酒之句甚多，畧舉如後：「滿杯濃酒與愁和」(黎陽寄姚合)「花發應耽新酒熟」(夏日寄高洗馬)「酒瀉兩三盞」(送康秀才)「別君當酒酣」(三月晦日留別鄆中友人)「美酒易傾盡」(酬姚合校書)「今朝勸酒歌」(逢舊識)「一瓶離別酒，未盡即言行」(送耿處士)「醉下菊花山」(石門坡留辭從叔讓)「誰醉在花傍」(下第)「暫醉即還醒」(送張校書季霞) 上列詩句，或因離別而飲酒，或因憶友而飲酒，或因落第而飲酒，俱足證鳥亦嗜飲之流也。

(五)廉潔儉樸 鳥雖僅爲一主簿，然頗廉潔，當其在長江時，令狐楚且賜衣九事，可以想見，鳥作謝令狐相公詩云：「長江飛鳥外，主簿跨驢歸，逐客寒前夜，元戎與厚衣。」鳥甚貧窮，其詩言及貧字如：「一生生計只長

貧」(詠懷)。「山雀到貧居」(重與曹彭兵曹)。「家貧初罷吏」(淨業寺與前鄆縣李廓少府同宿)。「寂寞吾廬貧」(長孫霞李溘自紫閣白閣二峯見訪)。「陋巷貧無悶」(和孟逸人林下道情)。「因貧行道遠」(酬姚合校書)。因貧故甚儉樸，其寄令狐相公云：「自著衣偏暖，誰憂雪六花，裹裳留闊襪，防患與通茶。」烏貧到自己製掃衣，且留潤幃，其儉樸更可想而知矣，烏詩亦自謂「樸愚猶本性」(荒齋)也。

(六) 傲慢 唐遺史謂其累舉不中第，爲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烏案上取詩卷覽之，烏攘臂奪之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既去，烏知亟謝罪。撫言又謂其嘗遇武宗于定水精舍，烏尤肆慢，武宗訝之。奪卷忤宣宗，肆慢武宗，今考知此二說不可靠，然烏之傲慢態度，一定甚濃，故唐詩紀事載：「平曾恃才傲物，竟沒于縣曹，唐以府元被絀者九人，會其一也。會長慶二年同買閩仙輩貶，謂之舉場十惡。」烏與平曾恃才傲物，以府元被絀，謂之舉場十惡，更足以證明矣。又其騎驢苦吟，致衝大尹，亦可想見其傲慢態度之一斑矣。

(七) 傷感多情 詩人類多富于敏感，因敏感之故，往往對於現實社會表示不滿，然又無力反抗，于是由內之苦悶而流于悲觀，發之于詩，遂多傷感色彩，烏之境遇至爲貧苦，貧與病原是不可分的，故烏亦多病，其詩中言及疾病者如：「此身多抱疾」(寄李翰林)。「猶來多抱疾」(就可公宿)。「經年抱疾誰來問」(詠懷)。「阻宿山房疾未平」(酬慈恩寺文郁上人)。「蠶患兼抱疾」(讓紀曹上樂使君)。「抱疾思加澀」(重酬姚

少府。「毘耶疾未調」(和孟逸人林下道情)。「病令新作少」(病起)。「病起望山臺上立」(投龐少尹)。「病
鶴未離羣」(臥疾走筆酬韓愈書問)。「積病臥漳濱」(送令狐相公)。「病來春草長」(下第)。「病身來寄宿」
(宿慈恩寺郁公房)。「老病難爲樂」(落第東歸逢僧伯陽)。「加之累舉不中第，更使其傷感，故其詩傷感色彩，異常
濃厚，茲略舉如後：「有耻常爲客，無成又入關」(石門陂留辭從叔諶)。「若尋吾祖宅，寂寞在瀟湘」(送李餘
往湖南)。「吾自疑雙鬢，相逢更不堪」(送雍陶入蜀)。「下第能無惡，高科恐有神」(送令狐相公)。「下第只
空囊，如何住帝鄉」(下第)。「旅途少顏盡」(早起)。「臨別不揮淚，誰知心鬱陶」(送李戎扶持往壽安)。「卓
卓人寂寞，楊子業凋殘」(送友人遊蜀)。「嗟以龍鐘身，如何歲復新，石門思隱久，銅鏡強窺頻」(新年)。「可能在
世無成事，不覺離家作老人」(詠懷)。「年年不改風塵趣，日日轉多泉石心」(投龐少尹)。「應憐獨向名場苦，
曾十餘年浪過春」(贈某翰林)。「終傍泉聲擬置家」(逢博陵故人彭兵曹)。「若無攀桂分，只是臥雲休」
(青門里作)。「夢幻將泡影，浮生事只如」(寄令狐相公)。「有志煙霞切，無家歲月迷」(秋暮寄友人)。「即日
是前古，誰人耕此墳」(哭張籍)。「其常用傷感字如：「老、衰、悲、哀、荒、愁、哭、泣、淚……」等字不勝枚舉。茲略舉之：「自
憐雙淚下，不是解空人」(哭栢巖禪師)。「淚落故山遠」(下第)。「眼中兩行淚，曾吊三獻玉」(古意)。「涕辭
孔顏廟」(贈智朗禪師)。「我有吊古泣，揮淚洒暮天」(寄孟協律)。「兩三行淚忽然垂」(夏日寄高洗馬)。
「哭盡秋月不明」(哭孟東野)。「從來有恨君多哭，今日何人更哭君」(過京索先生墳)。「聽猿淚滴船」

(寄韓浦)「故人相吊後」(哭孟郊)「淚流寒枕上」(冬夜)「看碑定淚流」(政下送友人歸襄陽)「涕流
 聞渡漳」(黃子陂上韓吏部)「逝日哭惟妻」(吊孟協律)「暗淚兩行分」(秋暮)「恰似湘妃淚盡時」
 (贈梁浦秀才斑竹柱杖)「空令古鬼哭……淚流把讀時」(哭盧仝)上略舉用淚、吊、涕、泣、哭等字之句。「漸老
 更思深處隱」(酬張籍王建)「松老漢朝根」(蔣亭和蔡湘川)「老色把犁鋤」(寄令狐相公)「人老江波
 鈎」(送姚杭州)「舊山臨老歸」(送安南惟鑒法師)「獨樹依岡老」(偶作)「也任一聲催我老」(早蟬)
 「海浸城根老樹秋」(寄韓潮州愈)「南朝杉老未乾樵」(送崔約秀才)「講罷松根老」(內道場僧弘紹)
 「身依吳寺老」(寄毗陵徹公)「漸去老不遠」(重與曹彭兵曹)「身應老海邊」(送丹師歸閩中)「掬河
 洗老貌」(遊仙)上略舉用老字句。「一心分作兩般悲」(聞蟬感懷)「悲秋秦塞草」(即事)「生類梗津
 泣，悲無金石堅」(洛陽道中寄弟)上畧舉用悲字。「流年表此世」(贈莊上人)「衰柳洛陽蟬」(送丹師歸
 閩中)「欲駐迫逃衰」(齋中)「雁驚起衰草」(送皇甫侍御)上畧舉用衰字句。「此別誠堪恨」(送劉知新
 往襄陽)「世難那堪恨旅遊」(上谷旅夜)「少結相思恨」(送友人遊塞)「同宿別離恨」(送劉式洛中觀
 省)「誰能平此恨」(新年)「我獨恨蹉跎」(答王建祕書)上畧舉用恨字句。「荒樓遂愚慵」(延壽里精舍寓
 居)「荒山過雪雲」(送鄭少府)「荒岸抱清源」(南池)「荒田徑細分」(寄賀蘭朋吉)「君於荒榛中」(送
 陳商)「荒台突兀抵高峰」(阮籍嘯台)「疎林荒宅古坡前」(酬張籍王建)「百戰餘荒野」(別徐明府)

「積雨荒林圃」（僻居無可上人相訪）「亭面漢荒陵」（雨後宿劉司馬池上）「荒林野燒移」（送覺興上人歸中條山兼謁河中李司空）「草廛入荒園」（題李凝幽居）「去謁荒郊大禹祠」（送周判官元範赴越）上略舉用荒字句。燈下南華卷，祛愁當酒杯（病起）「海內幾人愁」（青門里作）「凝愁對孤獨」（思遊邊友人）「愁在綠楊津」（落第東歸逢僧伯陽）「愁生爲客途」（宿孤館）「誰人曾聽猿峽愁」（送饒州張使君）「隣幵一聲終夜愁」（上谷旅夜）「滿杯濃酒與愁和」（黎陽寄桃合）「新秋愛月愁多雨」（欲遊嵩岳留別李少尹益）「下峽聽猿愁」（送惠雅法師歸玉泉）「客愁何併起」（泥陽館）「愁處送風頻」（子規）「惟愁秋色至」（夏）「山燈照愁寂」（宿懸泉驛）「愁殺望山人」（望山）「未歸常嗟愁」（嗟愁慎中懷開口吐愁聲）（客喜）「行客替生愁」（寄令狐相公）上略舉用愁字句。又其常用含有傷感味之連辭字，如「寒風兮蕭蕭」（易水懷古）「海雨寒濛濛」（亂二知己）「況茲切切弄」（全上）「邊葉正紛紛」（寄賀蘭朋友）「旬日雨紛紛」（送惟一遊清涼寺）「寂寂相思處」（雨夜寄馬戴）「月中時叫葉紛紛」（崔卿池上鶴）

第五章 島的交游

島之交游頗廣，茲擇其往還較密者，畧述於後：

(一) 韓愈 韓賈二人友誼開始，宋人有三種不同之記載：一、全唐詩話云：「韓愈惜其才，俾反俗應舉，貽其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閑；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由是振名。」(唐詩紀事同) 二、野客叢談引唐遺史云：「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思易『敲』爲『推』，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退之爲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爲布衣交。」三、新唐書賈島傳云：「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據全唐詩話，孟郊死於八一四年，島識韓旣在孟死後，其年當在三十五左右。據唐遺史，韓爲京兆尹在八二三年，則島于四十四歲時識韓。據新唐書本傳所說，韓到東都有二次，一次在七九二年舉進士以後，一次在八〇六年權知國子博士時。此二次中，以後一次較爲近情理，是島在二十七歲時識韓。

以上三說，究以何說爲是？關於第一說，不可靠之證據有一、東坡謂爲無知者僞托；二、全唐詩話與唐詩紀事於「由是振名」下注「或曰非退之詩」，是紀載本身已懷疑矣。關於第二說記載相同者，尙有嘉話錄、唐詩紀事、事微言，而韻語陽秋則辨之曰：「是時島識韓已久矣，使未相識，愈豈肯教其作『敲』字耶？」且遺史所載，錯誤甚多。

（見下章）不可信也。故二人友誼開始，應以新唐書本傳所載爲據，又以鳥于二十七歲時識韓爲近情理。

二人既相識後，愈既勸其反俗，復教其爲文，舉進士。鳥亦從其勸，可見二人一見如故。愈有送無本師歸范陽曰：「無本于爲文，身大不及胆，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玄管，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領，鯨鵬相摩空，兩舉快一瞰。」則嘆其詩胆也。鳥亦有「携新文詣張籍韓愈途中成」，「黃子坡上韓吏部」，「臥疾走筆酬韓愈書問」，「寄韓潮州愈」，「和韓吏部南溪始泛」諸詩，俱見二人往還之密也。

（二）孟郊 郊年大於韓，韓送鳥詩，較爲客氣，郊贈鳥詩，較以前輩自居也。郊有戲贈無本二首，其一云：「瘦僧臥冰凌，嘲詠含金瘡。金瘡非戰痕，峭病方在茲。」則驚鳥之苦吟也。鳥亦有「寄孟協律，投孟郊，哭孟東野，吊孟協律，哭孟協律」諸作。其哭孟郊云：「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塚迎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吊後，斜日下寒天。」吊孟協律云：「才行古人齊，生前品位低。葬時貧賣馬，逝日哭惟妻。孤塚北邙外，空齋中嶽西。集詩應萬首，物象徧曾題。哭孟東野云：「蘭無香氣鶴無聲，哭盡秋天月不明。自從東野先生死，側迎雲山得散行。」蓋傷故友之凋零，有不勝其悽惻者矣。

（三）張籍 籍因孟郊之荐，始識韓，鳥因韓，孟得交籍，故鳥有「携新文詣張籍韓愈途中成」詩云：「青竹末生翼，一步萬里道，安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草。」可見其急於求師。投張太祝云：「風骨高更老，何春初陽葩，冷冷月下照，一一落海涯，有子不敢和，一聽千嘆嗟，身臥東北泥，魂挂西南霞。」此可見其仰欽之甚也。鳥尚有「宿姚合宅寄

張司業籍，「酬張籍王建」之作。及張卒後，島作哭張籍詩云：「精靈歸恍惚，石磬韻曾聞，即日是前古，誰人耕此墳。」蓋不勝其傷感云。籍有「逢賈島」，「與賈島閑遊」，「贈賈島」，「過賈島野居」諸詩，贈賈島云：「籬落荒涼僮僕飢，樂遊原上住多時，蹇驢放飽騎將出，秋（一作古）卷裝成寄與誰？杖傍田尋野菜，封書乞米趁時（一作朝）炊，姓名未上登科記，身屈惟應內史知。」過賈島野居云：「青門坊外住，行坐見南山，此地去人遠，知君終日閑，蛙聲籬落下，草色戶庭間，好是經過處，唯愁暮獨還。」與賈島閑遊云：「水北原南草色新，雪消風暖不生塵，城中車馬應無數，能解閑行有幾人？」均紀實也。

（四）盧同 同與島均范陽人，是同與島為同鄉。同于八三五年，因宿宰相王涯之第，遂罹「甘露之禍」，島有哭盧同云：「賢人無官死，不親者亦悲，空令古鬼哭，更得新鄰比，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天子未辟召，地府誰來追，長安有交友，託孤遯棄移，冢側誌石短，文字行參差，無錢買松栽，自燒蒿草枝，在日贈我文，淚流把讀時，從茲加敬重，深藏恐失遺。」同贈島詩，今已不見久矣。

（五）姚合 合陝州陝石人，宰相崇曾孫，登元和進士第，授武功主簿，調富平萬年尉，實歷（唐詩紀事作「應」誤）中，歷監察御史戶部員外郎，出荆杭二州刺史，後為給事中，陝虢觀察使，開成末，終祕書監，合詩名重于時，人稱姚武功島與之友善，見于詩有：「酬姚少府」，「重酬姚少府」，「升道精舍南臺對月寄姚合」，「寄武功人稱姚武功島與之友善，見于詩有：「酬姚少府」，「送姚杭州」，「喜姚郎中自杭州迴」，「酬姚校書合」，「宿姚少府北齋」，「

夜集姚合宅期可公不至。「酬姚合」黎陽寄姚合。合集中有送賈島及許渾云。「日日攻詩亦自彊，年年供應在名場，春風驛路歸何處，紫閣山邊是草堂。」別賈島云。「嬾作住山人，貧（一作官）家日（一作月）賃身，書多筆漸重，睡少枕長新，野客狂無過，詩仙瘦始真，秋風千里去，誰與我相親？」寄賈島云漫（一作雖）向城中住，兒童不識錢，甕頭寒絕酒，窻額曉（一作冷）無煙，狂發吟如哭，愁來坐似禪，新詩有幾首，旋被世（一作衆）人傳。」又寄賈島云。「寂寞荒原下，南山祇隔離，家貧唯我並，詩好復誰知，草色天鵝處，蟲聲少盡（一作歇）時，朝昏鼓不到，閑臥益相宜。」寄賈島浪仙云。「悄悄掩門扉，窮窗自維繫，世途已味履，生計復乖緝，疎我非常性，端峭爾孤立，往還縱云久，貧蹇豈自習，所居率荒野，寧似在京邑，院落夕彌空，蟲聲雁相及，衣巾半僧施，蔬藥常自拾，凜凜寢席單，翳翳窻煙濕，頽籬里人度，敗壁鄰燈入，曉思已暫舒，暮愁還更集，風淒林葉萎，苔慘行徑澀，海嶠誓同歸，橡栗充朝拾。」寄賈島云。「疎拙祇如此，此身誰與同，高情向酒上，無事在山中，漸老病難理，久貧吟益空，賴君時訪宿，不避北齊風。」喜賈島至云。「布囊懸蹇驢，千里到貧居，飲酒誰堪伴，留詩自與書，愛眠知不醉，省語似相疎，軍吏衣囊窄，還應暗笑余。」喜賈島雨中訪宿云。「雨裏難逢客，閑吟不復眠，蟲聲秋併起，秋色夜相連，愛酒此生裏，趨朝未老前，終須携手去，滄海棹魚船。」聞蟬寄賈島云。「秋來吟更苦，半咽半隨風，禪客心應（一作開心）亂（一作彌靜）愁（一作遊）人耳，願（一作願耳）聾，雨晴烟（一作高）樹裡，日晚古城中，遠思應難盡，誰當與我同？」寄賈島時任普州司倉云。「長沙事可悲，普掾罪誰知，千載人空盡（一作老），一家冤不移，吟寒

應爾落，才酌自名垂。地遠山重疊，難傳相憶詞。」島卒後，合作哭賈島二首云：「白日西邊沒，滄波東去流，名雖千古在，身已一生休。豈料文章遠，那知瑞草秋。曾聞有書劍，應是別人收。」「杳杳黃泉下，嗟君向此行。有名傳後世，無子過今生。新墓松三尺，空墻月二更。從今舊詩卷，人覓寫應爭。」皆紀實也。

(六)王建：建大曆十年進士，爲昭應丞、太府寺丞，終于司馬。建享年甚大，東野卒後，尙健在。建有「贈賈島詩」，島有「酬張籍王建」、「答王建秘書」、「留別光州王使君建」、「光州王建使君水亭作」、「送陝府王建司馬」之作，可見二人友誼之密也。

(七)朱慶餘：慶餘名可久，以字行，越州人，受知于張籍，登寶曆（唐詩紀事作「應」誤）進士第，雲溪友議：「朱慶餘校書，既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逼索慶餘製篇什，數通吟，改復祇留二十六章，水部置于懷抱，而推贊之，列以張公重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朱君尙爲謙，退作閑意以獻張公，公明其進退，尋亦和焉。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張籍郎中酬曰：「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抵萬金。」朱公才學因張公一詩，名流于海內矣。」慶餘受知于張籍，島又與籍爲友，則島與慶餘爲友，亦屬必然。二人往還見贈之詩，于島有「題朱慶餘所居」、「送朱可久歸越中」、「慶餘鳳翔西池與賈島納涼」云：「四面無炎氣，清池闊復深，蝶飛逢草住，魚戲見人沉，拂石安茶器，移床選樹陰，幾回同到此，盡日得閑吟。」尋賈島所居云：「求閑身未得，此日到京東，獨在鐘聲外，相逢樹色中，誰言人漸老，

所向意皆同，月上因留宿，移床對藥叢。」與「賈島願非熊無可上人宿萬年姚少府宅」云：「莫厭通宵坐（一作話）貧中合聚難，堂虛雪氣入，燈在漏聲殘，役思因生病（一作成疾），當禪豈覺寒，開門各有事，非（一作誰）不惜餘歡。」可見二人友誼之一班也。

（八）雍陶 陶字國鈞，成都人，太和間，第進士，大中八年，再自國子毛詩博士出刺簡州（參唐詩紀事，全唐詩），島有「送雍陶入蜀」，「送雍陶及第歸成都寧觀」，「喜雍陶至」，均見長江集，陶有「同賈島宿無可上人院」云：「何處銷愁宿，攜囊就遠僧，中霄吟有雪，空屋語無燈，靜境惟聞鐸，寒牀但枕肱，還同愛閑客，始得見南能。」

（九）馬戴 戴爲詩受島之影響特大，造詣頗深，故滄浪詩話謂其詩在晚唐諸人之上，島有「兩夜寄馬戴」，「馬戴居華山因寄」諸詩，戴「長安寓居寄贈賈島」云：「歲暮見華髮，平生志半空，孤雲不我棄，歸隱與誰同？枉道（一作羨）紫宸謁，妨栽丹桂叢，何如隨野鹿，棲止石函（一作在林）中。」寄賈島云：「海上不同來，關中俱久住，尋思別山日，老盡經行樹，志業人未聞，時光鳥空度，風悲漢苑秋，雨滴秦城暮，佩玉與鏘金，非親亦非故，朱顏枉自毀，明代空相遇，歲晏各能歸，心知舊歧路。」懷故山寄賈島云：「心偶羨明代，學詩觀國風，自從來闕下，未勝在山中，丹桂日應老，白雲居久空，誰能謝時去，聊與此生同。」「旅次寄賈島兼簡無可上人」云：「相思邊草長，迴望水連空，雁過當行次，蟬鳴復客中，壯年看即改，羸病計多同，倘宿林中寺，深憑問遠公。」維中寒夜姚待

御宅懷賈島云：「夜木（一作樹）動寒色（一作夜來寒色動），維揚城闕深，如何異鄉思，更抱故人心，微月關山遠，閑塔霜霰（一作霧）侵，誰知石門（一作橋）路，待與子同尋。」「宿賈島原東居」云：「寒雁過原急，渚邊秋色深，煙霞向海島，風雨宿園林，俱任明時願，同懷故國心（一作共許貧交久，猶嫌外事侵），未能先隱跡，（一作去）聊（一作閑）此二相尋。」

（十）令狐楚 烏于楚引爲知音，烏坐飛謗授長江主簿後，仍甚貧病，楚嘗贈衣，烏作詩爲謝云：「長江飛鳥外，主簿跨驢歸，逐客寒前夜，元戎與厚衣，雪來松更綠，霜降月彌輝，即入調殷鼎，朝分是與非。」此外尙有寄令狐相公，送令狐相公，寄令狐相公，或告近況，或以事附託也。

第六章 鳥的出處

新唐書本傳曰：「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鳥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

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曰：「賈鳥字浪仙，初爲浮屠，後舉進士。」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洎愈教鳥爲文，遂棄浮屠，學舉進士。」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韓退之有送無本詩，即其人也，後返初，舉進士不第。」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鳥少爲僧，名無本，後從韓愈，遂去浮屠。」

明安磐頤山詩話曰：「賈鳥初爲僧，退之見其詩，令其還俗。」

唐宋遺史則謂：「賈鳥初赴舉，在京師，一日于驢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又欲『推』字，煉之未定，于驢上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觀者訝之，時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鳥不覺行至第三節，尙爲手勢未已，俄爲左右擁至尹前，鳥具對所得詩句，『推』字與『敲』字未定，神遊象外，不知迴避，退之立馬久之，謂鳥曰：『敲字佳，』遂並轡而歸，共論詩道，留連累日，因與鳥爲布衣之交，有贈鳥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聲斷絕，故生賈鳥在人間。』自此名著。後因不第，乃爲僧，改號無本，居一法乾寺，與無可

體和，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于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睨之，遂于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詩話總龜卷十一引）——劉公嘉話錄同，畧有異字。

宋尤袤全唐詩話曰：「初爲浮圖，名無本，來洛陽，韓愈教爲文，去浮圖，舉進士，終普州司戶。島久不第……大中末，授遂州長江簿……自長江遷普州司倉……島至老無子，因啖牛肉得疾，終於傳舍。」——唐詩紀事同。

青瑣集曰：「賈島……又嘗遇武宗于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他日另與一官，授長江尉，至普州司倉卒。（詩話總龜卷十一引）——野客叢談引摭言同，畧有異字。

唐蘇絳賈司倉墓志銘曰：「穿楊未中，遽罹誹謗，解褐授遂州長江主簿，三年在任……秩滿，遷普州司倉參軍……會昌癸亥歲，七月二十八日，終于郡官舍……沒未浹旬，又轉授普州司戶參軍，榮命雖來，于公何有？」

據上所列舉諸文，可歸納爲下列諸點：（一）先爲僧，抑後爲僧？（二）何時授長江主簿？謂其先爲僧者：新唐書本傳，名賢氏族言行類稿，韻語陽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唐詩紀事，頤山詩話，全唐詩話，謂其後爲僧者：有唐宋遺史，嘉話錄，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有新唐書本傳，謂武宗時授長江尉，有青瑣集，摭言，謂宣宗時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有唐宋遺史，嘉話錄。

東坡謂：「嘉話等集所云，公（笙按指韓愈）與島詩，爲世俗無知者所託，非退之語，按嘉話錄與唐宋遺史

所云相同，謂烏宣宗時除長江簿，尤爲無稽，蓋宣宗在武宗之後，而烏則沒于武宗會昌三年也。」故陳晁二氏亦辨明之。晁氏曰：「今長江祠堂中，有石刻大中九年墨制，大中宣宗年號，與傳不合，據言又載武帝時謫去，尤差誤。」（文獻通考卷二四二及四庫全書本蜀中廣記俱引）陳氏曰：「今遂寧刊本，首載大中墨制云：比者，禮部奏，鄉風狂，遂且養疾關外，今玆携卷軸，潛至京城，遇朕微行，聞卿諷詠，觀其志業，可謂屈人，是用顯我特恩，賜卿墨制，宜從短簿，別候特科，與傳所傳飛謗不同。蓋宣宗好微行，小說載烏應對忤旨，好事撰此制，以實之，安有微行而顯謗訓詞者？首稱養卿風狂，尤爲好笑，當以本傳，亦據其墓誌也。唐貴進士科，故誌言責授長江，如溫飛卿亦謫方城尉。當時謂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則簿尉固謂之責授，欲使今世進士得罪，而責授簿尉，則惟恐責之不早耳！」

請宣宗時除長江簿，固屬荒謬，謂武宗時授長江尉，亦屬不可能。新唐書本傳既已明言在文宗時矣。即以絳誌而論，謂爲長江主簿，在任三年，遷普州司倉參軍。子會昌三年癸亥歲卒，按會昌武宗年號，以事實推之，爲長江簿至遲應在武宗即位之前一年，即文宗開成五年也。且其後，又遷普州司倉參軍，故其爲長江主簿，在文宗時，乃確定不移之言也。

綜上所論，烏之出處爲：初爲浮屠，後返俗，累舉進士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責授長江主簿，三年秩滿，遷司倉參軍，卒後，遷司戶參軍。

第七章 島的著作

蘇絳賈司倉墓誌銘謂：「所著文篇，不以新句綺靡爲意，淡然躡陶謝之蹤。」新唐書本傳亦謂：韓愈教其爲文，去浮屠，舉進士，則島固匪特工詩，亦能文也。然今所存者，除詩集及論詩之二南密旨可疑外，無他文集之名，見於故籍，可查考證。新唐書藝文志亦僅著錄其長江集十卷也。

通志藝文畧著錄有：「賈長江集十卷，又小集三卷（清常熟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同）。全唐詩則謂：「長江集十卷，小集三卷，今編詩四卷。」窺其語意，是小集亦詩也。按之實際，其所編之四卷，內容除刊長江集所有之詩篇外，其餘所編入者，與幾輔叢書本長江集後之闕仙詩附集同，是小集又可名闕仙詩附集也。然究竟小集是否即闕仙詩附集，因小集今僅存其名，而無其書，未由參考，可資比較，以是亦未敢必也。

長江集四庫提要爲之著錄，此外有二南密旨一卷，入存目詩品類。提要云：「二南密旨一卷，舊本題唐賈島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二南密旨一卷，唐賈島撰，凡十五門，恐亦依託。」此本端緒紛繁，綱目混淆，卷末忽總題一條云：「以上十五門，不可妄傳。」卷中又總題一條云：「以上四十七門，畧舉大綱。」是于陳氏所云十五門外，增立四十七門，已與書錄解題互異；且所謂四十七門，一十五門者，展轉推尋，數皆不合，亦不解其何故而議論荒謬，詞意拙俚，殆不可名狀。……其論總例物象一門，尤一字不通，島爲唐代名人，何至于此？此殆又僞本之重僞。

考矣。」

據此，則二南密旨，直齋書錄解題疑其依託四庫全書存目稱爲僞本之重僞者矣。

案二南密旨，唐志，崇文總目，通志均作詩格，宋志作詩格密旨，有學海類編本，遜敏堂叢書本，詩學指南本，藝圃搜奇本，格致叢書本，叢書集成本，今考其論詩，殆亦受白居易影響，如論六義，論風之所以，論風騷之所由，論二雅大小正旨，論變大小雅，論立格淵奧，論古今道理一貫諸條，皆申六義之旨。如論頭目所由，論篇目正理用，論引古證用物象，論總例物象，總論顯大意諸條，又皆闡諷諭之說。

第八章 島詩的風格與藝術

島在當時雖受文藝上寫實的新風氣之影響，而作詩之態度，却非常認真，故與孟郊同喜爲窮苦之句。蘇東坡謂「郊寒島瘦」者，亦就二人爲詩之風格而言也。願以背景不同，個性差異，形成各人特有之風格，茲分別述之：

清新 島亦自謂「詩緣見徹語長新」（贈某翰林）故其詩多清新之句，如「寂寥窗戶外，時見一僧還」（送獨孤二秀才居明月山讀書）、「岸遙生白髮，波盡靄青山」（送褚山人歸日東）、「反照臨江磬，新秋過雨山」（宿慈恩寺郁公房）、「病令新作少，雨阻故人來」（病起）、「入舫山偏塞，分泉稻接村」（南池）、「木深猶積雪，山淺未聞猿」（題竹谷上人院）、「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暮過山村）、「流星透疎木，走月逆行雲」（宿山寺）、「既見林花落，須防木葉飛」（留別光州王使君建）、「寒山晴後綠，秋月夜來孤」（宿孤館）、「日暮行人少，出深異鳥多」（送穆少府知眉州）、「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題李凝幽居）、「望水知柔性，看山欲倦魂」（江亭晚望）、「寒衝陂水霧，醉下菊花山」（石門陂留辭從叔謨）、「樹老因寒折，泉深出井遲」（題青龍寺鏡公房）、「磬通多葉鉢，月離片雲稜」（夏）、「晚涼新雨絕，初曉遠山稀」（荒齋）、「積雨荒鄰圃，秋池照遠山」（鮮居無可上人相訪）。

幽奇 鳥幽奇之句如：「筆硯爲轆轤，吟咏作縲紲」（戲贈友人）、「白石通霄煮，寒泉盡日春」（山中道

士）、「石磣雙流水，山門九里松」（送僧歸天台）、「長江人釣月，曠野火燒風」（寄朱錫珪）、「荒樹苔膠砌」

（題劉華書齋）、「鳥從井口出」（原上秋居）、「梨栗猿喜熟，雲山僧說深」（懷紫閣隱者）、「禪定石床暖，月移

山樹秋」（贈無懷禪師）、「湖色晴天北，河源落日東」（送李騎曹）、「樵人歸白屋，寒日下危峯」（雪晴晚望）

苦瘦 東坡謂「鳥瘦」，鳥和劉涵詩亦自謂「新題驚我瘦」。其詩句如：「移居見山燒，買樹帶巢鳥」

（題胡遇）、「亂山秋木穴，裏有靈蛇藏」（贈僧）、「遠天垂地外，寒日下峯西」（秋暮寄友人）、「螢從枯樹出，蛩

入破墻藏」（寄胡遇）、「落日寒山磬，多年壞衲衣」（崇聖寺斌公房）、「鶴似君無事，風吹雨遍山」（寄山友

長孫栖橋）、「松枝影搖動，石磬響寒清」（宿姚合宅寄張司業籍）、「六年雙足履，只步院中苔」（內道場僧弘

紹）、「竹籬拾山果，瓦瓶擔石泉」（題皇甫荀藍田廳）、「寫留傳道影，焚却坐禪身」（哭白岩禪師）、「獨行潭

底影，數息樹邊身」（送無可上人）、「僧同雪夜坐，雁向草堂聞」（就可公宿）、「穴蟻苔痕靜，藏禪柏葉稠」

（寄無可上人）、「雁過孤峯曉，猿啼一樹霜」（送天台僧）、「鳥歸沙有跡，帆過浪無痕」（江亭晚望）、「植鶴因

臨水，迎僧忽背雲」（秋暮）、「別後葉頻落，去程山已寒」（送杜秀才東遊）、「祇有僧鄰舍，全無物映山」（寄

錢庶子）、「孤燈隔舍掩，殘磬雪風吹」（題青龍寺鏡公房）、「一瓶離別酒」（送耿處士）、「硯冰催臘日，山雀

到貧居」（重與曹彭兵曹）、「天寒吟竟晚，古屋瓦生松」寄信船一箋，隔鄉山萬重」（題朱慶餘所居）、「

千尋樹直，三十六峯鄰。」（送李登少府）、「近日營家計，繩懸一小瓢。」（寄喬侍御）。

僻澗 如「石縫銜枯草，查根上淨苔。」（訪李甘原居）、「蘆葦聲急雨，菱荷香透燈。」（雨後宿劉司馬池上）、「舊山期已久，門掩數畦蔬。」（寄宋州田中丞）、「松徑僧尋廟，沙泉鶴見魚。」（送唐環歸敷水莊）、「猶記聽琴夜，寒燈竹屋間。」（寄錢庶子）、「螢從枯樹出，蛩入破階藏。」（寄胡遇）、「樵逕連峯頂，石泉通竹根。」（題竹谷上天院）、「芽新抽雪茗，枝重集猿楓。」（送朱休歸劍南）俱是。

典雅 如「蘇卿持節終還漢，葛相行師自渡瀘。」（巴興作）、「賦因王閣筆，思比謝遊疏。」（登樓）、「卓家人寂寞，楊子業凋殘。」（送友人遊蜀）、「鴻春乖漢爵，積病臥漳濱。」（送令狐相公）高古如「松生青石上，泉落白雲間。」（寄山友長孫栖橋）、「寰海多虞日，江湖獨往人。」（送友人棄官遊江左）、「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憶江上吳處士）、「大河風色渡，曠野燒烟殘。」（送杜秀才東遊）、「高人餐藥後，下馬此林間。」（張郎中過原東店）、「孤鴻來半夜，積雪在諸峯。」（寄董武）、「孤煙寒色樹，高雪夕陽山。」（送敬法師）、「壇杉涓滴露，岳月沈寥天。」（送田卓入華山）、「聲齊雜鳥語，畫卷老僧真。」（過唐校書書齋）、「雪來松更綠，霜降月彌輝。」（謝令狐相公賜衣九事）俱可見島作風之二斑也。

島藝術表現之方法，與孟郊不同，孟郊是白描，老老實實寫其一己之苦痛，島則借自然以喻己。「寒」字乃其最愛用之字。如朝飢「雪來寒青天」枕上吟「何當苦寒氣」易水懷古「寒風兮蕭蕭」客喜「不堪織寒衣」。

代邊將「露草泣寒霧」寄友人「松桂寒森森」山中道士「寒泉盡日春」就可公宿「寒泉數派分」寄賀
黑朋吉「野菜連寒水」哭孟郊「斜日下寒天」寄白閣默公「西華絕頂寒」酬姚少府「柴門掩寒雨」送
李騎曹「嘶馬背寒鴻」送烏行中石淙別業「寒水長繩汲」寄龍池寺真空上人「寒草煙藏虎」送裴校書
「天寒酒上醉」即事「索莫對寒燈」送人適越「寒柳似金黃」送僧遊衡岳「料得逢寒住」送杜秀才東遊
「去程山已寒」送天台僧「寒蔬修淨食」哭胡遇「吊後折寒花」宿贊上人房「御溝寒夜雨」送陳判官
赴綏德「天寒曠日斜」送敬法師「孤煙寒色樹」寄錢庶子「寒燈竹屋間」送慈恩寺僧韻法師謁太原李
司空「清磬先寒角」憶江上吳處士「當時雷雨寒」石門陂留辭從叔謨「寒衝陂水霧」懷博陵故人「天
寒水急流」泥陽館「空城寒雨來」崇聖寺斌公房「落日寒山磬」別徐明府「地寒春雪盛」送友人遊蜀
「悠悠帶月寒」謝令狐相公賜衣九事「逐客寒前夜」夜集田卿宅「亦值五陵寒」秋夜仰懷錢孟二公琴
客會「獨鶴聳寒骨」秋暮寄友人「寒日下危峯」送惟一遊清涼寺「寒泉出定聞」鄭尙書新開渚江「江
開白浪寒」慈恩寺上座院「寒流帶月鐘」題朱慶餘所居「天寒吟竟曉」贈莊上人「寒燈續畫明」雨夜
寄馬戴「寒催朔北風」寄毗陵微公「鐘與角聲寒」其二「孤嶼消寒沫」宿山寺「柴舳聳寒色」送友人如
透「落葉墮寒霜」寄江上人「寒日汀洲路」送僧歸太白山「寒漱撤龍泉」暮過山村「數里聞寒水」驚
鷲「暮天寒過聲」宿姚合宅寄張司業籍「石磬響寒清」送皇甫侍御「猿渴下寒條」夜集姚合宅期可公

不至：「泉西寒碧音」喜李餘自蜀至：「獨宿聽寒濤」。送僧：「天寒往華山」。寄慈恩寺郁上人：「露寒鳩宿竹」。卜谷旅夜：「月到寒窗空皓晶」。酬張籍王建：「雁度寒江撒雪天」。送于中丞使回紇冊立：「調角塞城邊色動」。訪鑒元師姪：「岳陽溪裡汲寒流」。早秋寄題天竺靈隱寺：「汀月寒生古石樓」。送周判官元範赴越：「驛西寒落潮遲」。送羅少府歸牛渚：「寒澗冷冷澈古苔」。夏夜登南樓：「水岸寒樓帶月躋」。經蘇秦墓：「亂山秋盡有寒雲」。過京索先生墳：「秋風漠漠吐寒雲」等皆是。實皆說其自己，藝術士所謂「感情移入」也。

鳥注重修辭，亦爲人所共知，茲舉數例于後，以見積極修辭之一斑，如「寒柳似金黃」（送人適越）爲明喻也；「三年馬不肥」（送鄒明府遊靈武）、「幽鳥飛不遠，此行千里問」（石門陂留辭從叔謨）爲隱喻也；「三更兩鬢幾枝雪」爲借喻也。是譬喻之三種格式，已完備矣。又如「誰道芙蓉水中種，青銅鏡裏一枝開」（友人婚楊氏催粧）爲以物擬人，「秋窮未開夢」（齋中）則爲以人擬物也。其用疊字如「落澗水聲來遠遠，當空月色自如如」（寄無得頭陀）、「滴滴玉露曙，脩脩竹韻殘」（夜集田卿宅）、「戰戰復兢兢」（讓軋曹上樂使君）、「悠悠帶月寒」（送友人遊蜀）他如「發語驟然激夏雷」（頌德上賈常侍）、「哭盡秋天月不明」（哭孟郊）、「揮淚灑暮天，滴著桂樹枝」（寄孟協律）爲鋪張修辭法也。「孤舟行一月，萬水與千岑」（憶吳處士）此以巧對修辭法也。又其扇對如「昔去候溫涼，秋山滿楚鄉，今來從辟命，春物徧潯陽」（送李餘往湖南）聯珠對如「年年不改風塵趣，日日轉多泉石心」（投龐少尹）。

第九章 島詩的影響

島詩對當時及後世之影響頗大，茲分別述之：

清高密（今山東膠州）李懷民所選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以島爲清奇苦僻主，上入室爲李洞，入室爲周賁、喻龜、曹松，升堂爲馬戴、裴說、許棠、唐求，及門爲張祜、鄭谷、方干、于鄴、林寬等。當時受其影響者，類多存乎師友之間。

李洞字才江，京兆人。唐諸王孫遊西川居普州大雲山，慕賈浪仙爲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時人但誦其僻澀，而不能貴其奇峭。唯吳融（按融字子華，越州人，昭宗時爲翰林學士，卒官——見唐詩紀事）稱之。昭宗時不第，尋卒蜀中。（參全唐詩、蜀中廣記、摭言、詩話總龜、古今詩話、唐詩紀事、北夢瑣言、齊東野語、方輿勝覽）詩集三卷（宋志）。

洞嘗撰集賈島句圖（崇文總目、宋志作賈島詩句圖，直齋書錄解題作句圖）一卷，今佚。新唐書崇文目通考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通志入詩評類。

鄭谷哭進士（？）李洞詩題下注曰：「李生酷愛賈浪仙詩。」

王世貞藝苑卮言亦謂：「李洞曹松學賈島。」

河詩似賈島畧舉如后：

「圭峯秋後疊，亂葉落寒墟，四五百竿竹，二三千卷書，雲深猿拾栗，雨霽蟻緣蔬，只隔門前水，如同萬里餘。」
（鄆郊山舍題趙處士林亭）佳句如贈唐山人：「醉眼青天小，吟情太華低，房烘離海日，舟陷落潮泥。」送雲鄉上人遊安南：「鯨吞洗鉢水，岸觸點燈船。」鄭補闕山居：「馬餓餐落葉，鶴病曬殘陽。」賦得送賈島謫長江：「行傍長江影，愁深泪水魂。」河陽道中：「雪田平入塞，煙郭曲隨河。」送行脚僧：「毳衣霑雨重，椶笠看山欹，夜觀入枯樹，野眠逢斷碑。」龍州送人赴舉：「挈囊秋卷重，轉棧晚峯齊，踏月趨金闕，拂雲看御題。」送遠上人：「齒因吟後冷，心向靜中圓，蟲網花間井，鴻鳴雨後天。」宿鳳翔天柱寺窮易玄上人房：「臥語身粘薛，行禪頂拂松。」下第送張霞歸觀江南：「樹沉孤鳥遠，風逆塞驢遲，草入吟房壞，潮衝釣石移。」登樓：「竹吹人語遠，峯礙鳥飛廻。」贈禪友：「樹杪開樓鎖，雲中認嶽蓮，溪聲過長耳，筇節出羸肩。」題雲際寺：「腊泉冰下出，夜磬月中尋。」同僧宿道者院：「墜果敲樓瓦，高螢映鶴身。」古柏：「結根生別樹，吹子落鄰峯。」贈王鳳二山人：「相逢九江底，共到五峯尖。」避地冬夜與二三禪侶吟集茅齋：「撥髭孤燭白，閉目衆山青，壁桂敲冰杖，爐溫注月餅。」宿長安蘇雍主簿廳：「井鎖煎茶水，廳關擣藥塵。」秋日曲江書事：「片雨穿塔過，枯葉入城飛。」喜鸞公自蜀歸：「寺高猿看講，鐘動鳥知齋，掃石月盈筵，瀝泉花滿篩。」題新安國寺：「偃松枝舊折，畫竹粉新乾。」越公上人洛中歸寄南孟家兄弟：「睡鴨浮寒水，樵人出遠峯。」洛南詩：「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溼，砍竹煙風凍，偷秋雨電腥，遠看丹鳳閣，冷射

五侯應。

周賀字南卿，東洛人。初爲（據言唐詩紀事作少從）浮屠，（圖）法名清塞（據言作清鑒誤）。遇杭州太守姚合而返，初改（唐詩紀事作易）名賀。初與賈島無可齊名詩一卷。（參全唐詩唐詩紀事據言詩話總龜）

賀詩如題何氏池亭：「果落纖萍散，魚行細草開。」送表兄東南遊：「掛帆春背雁，尋磬夜逢僧，雪溜懸衡嶽，江雲蓋秣陵。」同朱慶餘宿翊西上人房：「屋雪凌高燭，山茶稱遠泉，夜清更徹寺，空闊雁衝煙。」寄姚合郎中：「澆柳蟬和角，寒城燭照濤。」宿開元寺樓：「寒扉閉雨氣，風葉隱鐘音。」山居秋思：「泉流通井脈，蟲響出墻陰。」春日山居寄友人：「路遠少來客，山深多過猿，帶岩松色老，臨水杏花繁。」留別南徐故人：「潮迴灘鳥下，日下客船明。」送僧歸江南：「麻衣行嶽色，竹杖帶湘雲，餓鼠緣危壁，寒狸出壞墳。」春日重到五依村居：「夜蟲鳴井浪，春鳥宿庭柯。」入靜隱寺途中作：「鳥道綠巢影，僧鞋印雪踪。」逢播公：「衲衣風壞帛，香印雨霑衣，坐久鐘聲靜，談餘嶽影迴。」尋北岡韓處士：「坐石泉痕黑，登坡蘚色黃，逆風沈寺磬，初日耀隣桑。」哭閑霄上人：「凍斃亡夜刺，這偈病時書，地燥焚身後，堂空著影初。」題畫公院：「舍深原草合，茶疾竹枝乾。」書實上人房：「沙井泉澄疾，秋鐘韻盡遲。」贈王道士：「石縫瓢探水，雲根斧斫薪。」山居思鄉：「背日收窻雪，開爐釋硯冰。」送幻羣法師：「香連鄰舍像，磬徹遠巢禽。」早秋過郭涯書堂：「澗水生茶味，松風滅扇聲。」宿李樞書齋：「眠客聞風覺，飛蟲入燭來。」

喻鳧毗陵人，登開成五年進士第，未及中年，卒於烏程令。方干哭喻鳧先輩詩有「日夜役神多損壽，先生下世未中年」句，可證。詩一卷（參唐詩紀事全唐詩宋志）。

北夢瑣言謂：「鳧體閩仙爲詩。」茲舉例如後：

〔新松〕 綠草，古柏露黃沙，瓊珂客驚鳥，綺羅人間花，盛塵南北馬，礙石去來車，川晚悲風動，墳前碎紙斜。

〔樊川寒食〕

〔入戶道心生，茶間踏藥行，深風瓶水澀，承露鶴巢輕，閣北長沙氣，窓東一檜聲，詩言與禪味，語默此皆清〕

〔冬日題無可上人院〕

佳句如：「寶琴紅粟貴，看劍白髭新」〔送友人罷舉歸蜀〕、「數聲鐘裏飯，雙影樹間茶」〔龍翔寺居〕、「地蒸川有毒，天暖樹無秋」〔送友人南中訪舊知〕均甚鍊也。

曹松字夢徵，舒州人，天復初，杜德祥主文，放松及王希朋、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年皆七十餘，時號五老榜。時內難新平，首求孤貧人，德祥以松等塞詔，各授校書，即制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有集三卷，全唐詩編二卷（參唐詩紀事全唐詩）。

唐詩紀事謂：「松……學賈司倉爲詩」〔又見藝苑卮言全唐詩〕。

松詩如：「葉溼栖蟬穩，叢疎宿鷺難」〔發人池上詠蘆〕、「舊愁渾似雪，見日總消時」〔覽春榜喜孫鄭成〕。

名)「湖影披山朶，日陽燒野愁，白波爭起倒，青嶼或沉浮」(岳陽晚泊)「煎茶留靜者，靠月坐蒼山」(宿溪僧院)「木梢寒未覺，地脉暖先知，鳥囀星沉後，山分雪薄時」(立春日)「菰風生馬足，槐雪滴人頭」(曲江暮春雪霽)「落日長邊海，秋風滿故都，掩關苔色老，盤逕葉聲枯」(喜友人歸上元別業)「客路拋盈口，家林入鏡中，譚餘雲出嶠，詠苦月欹空」(九江送方千歸鏡湖)「直峰拋影入片，月瀉光來瀲，灑侵顏冷深，沈慰眼開」(題鶴鳴泉)「靜夜人相語，低枝鳥暗遶」(與胡汾坐月期貫休上人不至)「廢巢侵曉色，孤塚入鋤聲」(送進士哈坦之遊太原)「嬌絮藏幽瀑，枝風下曉禽」(金陵道中寄)「溝远流聲細，林寒綠色遲」(寄崇聖寺僧)「衰條難定鳥，缺月易依山，野色耕不盡，溪容釣自閑」(山中)「耗痕延黑蘚，淨練吐微瀾」(信州開通寺題僧砌下泉)「雲濕煎茶火，冰封汲井繩」(山中言事)「汲水疑山動，揚帆覺岸行」(秋日送方千遊上元)「護果憎禽啄，栖霜覩葉零」(猿)「急雨洗荒壁，驚風開靜門」(訪山友)「野火風吹潤，春冰鶴啄聲」(鐘陵野步)「林殘數枝月，髮冷一梭風」(晨風)具似鳥也。

馬戴字虞臣，會昌四年進士第，宣宗大和中，太原李司空辟掌書記，以正言被斥爲龍陽尉，懿宗咸通末佐大將軍幕，終太學博士，詩集一卷。

戴詩似鳥者如「却憶天台去，移居海島空，觀寒琪樹碧，雪淺石橋通，漱齒飛泉外，殮餐早境中，終期赤城裏，披髮與君同」(送道友入天台山作)「墮露垂叢葯，殘星間薄雲」(中秋夜坐有懷)「醴壇圍古木，石磴響寒

雲，暗月孤霞映，懸流峭壁分」(宿陽臺觀)。「罷琴松韻發，鑿水月光來，宿鳥排花動，樵童澆竹迴」(春日尋蓮川玉處士)。「樹隱流沙短，山平近塞多」(別靈武會狐校書)。「疏雨殘虹影，回雲背雁行」(送客南遊)。「莓苔根半露，風雨節偏危，蟲蠹心將穴，蟬催葉向衰」(路傍樹)。「冷披驪頰重，寒徹蚌胎深」(中秋月)。「遠狖啼荒嶼，孤螢溺漫流」(浙江夜宿)。「鳥道殘虹掛，龍潭返照移」(鶴雀樓晴望)。「虹霓侵棧道，風雨雜江聲」(送人遊蜀)。「鳥下山含暝，蟬鳴露滴空」(山行偶作)。「雲侵帆影盡，風逼雁行斜，返照開嵐翠，寒潮瀉浦沙」(江行留別)。「密林飛暗狖，廣澤發鳴鴻」(夜下湘中)。「餘霞媚秋漢，迴月灑滄波」(秋郊夕望)。「殘雲挂絕島，迴樹入通津」(送願非熊下第歸江南)

裴說天祐三年登進士第，官終禮部員外郎，詩一卷。說似島詩如：「岳面懸青雨，河心走濁冰」(春早寄華下同人)。「山多村地狹，水淺客舟稀」(南中縣令)。「驟雨拖山過，微風拂面生」(漢南郵亭)。「鶻喜雖傳信，蟻吟不見詩，筍抽通舊竹，梅墮立閒枝」(夏日即事)。「梵僧爲骨肉，相寺作家鄉，眼閉千行淚，頭疏一把霜」(送進士燕瞻亂後出家)。「蟬悲欲落日，雕下擬陰雲」(秋日送河北從事)。「路歧平即易，溝壑滿應難，鬼穴歸時失，禽枝宿處乾」(對雪)。「日影纔添綿，髮根已半絲」(冬日後作)。「樹老生煙薄，牆陰貯雪重」(冬日作)。「色靜雲歸早，光寒鶴睡遲」(中秋日)。「月生方見樹，風定始無沙」(塞上曲)。「禁林寒對望，太華淨相鄰」(終南山)。「竹牙生礙路，松子落敲巾」(訪道士)。「寺分一派水，僧鎖半房山」(道林寺)。「僧居跨鳥道，佛

影照魚潭，朽枿雲斜映，平蕪日半涵」（兜率寺）。「鳥過驚石磬，日出礙金身」（鹿門寺）。「鷺銜魚入寺，鴉接飯隨船」（題岳州僧舍）。「魚龍侵莫測，雷雨動須疑」（過洞庭湖）。「塔見移來影，鐘聞過去聲」（不出院僧）。「巖麓擎枯柏，瀟湘吐白蘋」（湖外寄處賓上人）。「凍犬眠乾葉，飢禽啄病梨」（寄貫休）。「客來庭減日，鳥過竹生風」（寄僧尚顏）。「鬪老輪寒槍，留閑與白雲」（哭處默上人）。「嶮飛千尺雪，寒撲一聲雷，過去雲衝斷，旁來燒隔廻」（廬山瀑布）。「有雪草不死，無風松自吟」（華山上方）。「浴俚紅日色，棲壓碧蘆枝」（鷺鷥）其險怪如經杜工部墳云：「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

唐求居蜀之味江山，至性純慤。王建帥蜀，召爲參謀，不就。放曠疎逸，邦人謂之唐隱居。爲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後臥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吾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十糲二三。球詩甚少傳世，其險怪如「臨池洗硯」云：「恰似有龍深處臥，被人驚起黑雲生。」他如「數點水泉雨，一溪雲葉風」（題某處士隱居）。「衲補雲千片，香焚篆一窠，巖山人事少，憐客道心多」（贈行如上人）。「飯把琪花煮，衣將藕葉裁」（贈道者）。「獸皮裁緜暖，蓮葉製衣馨」（送友人江行之廬山肄業）。「爲雨疑天晚，因山覺路遙」（塗次偶作）。「晚風搖竹影，斜日轉山陰，砌覺披秋草，牀驚倒古琴」（友人見訪不值因寄）。「綠綴沿巖草，紅飄落水花」（題楊山人隱居）。「問寒僧接杖，辨語犬銜衣」（山東蘭若遇靜公夜歸）。「殘陽宿雨霧，高浪碎沙灘」（酬友生早秋）俱似鳥也。

張祐字承吉，清河人，以宮詞得名，長慶中，令狐楚表薦之，不報，辟諸侯府多不合，自劾去，嘗客淮南，愛丹陽曲阿地，築室下隱，有集十卷。

祐似鳥詩如：「水闊吞滄海，亭高宿斷雲」（登舍山寺）、「秋色換歸鬢，曙光生別心」（送客歸湘楚）、「石上漱秋水，月中行夏雲」（題惠昌上人院）、「掃箒因松葉，蓼瓜使竹枝」（夏日梅溪館寄龐舍人）、「碧萎塵不染，清影露長鮮，聳地心纔直，凌雲慘未全」（題小松）、「地僻泉長冷，亭香草不凡」（題道光上人山院）、「院藏歸鳥樹，鐘到落帆船」（題濠州鐘離寺）、「天晴花氣漫，地煖鳥音和」（題餘杭縣龍泉觀）、「清流中浴鳥，白石下遊魚」（濠州水館）、「一點山光淨，孤飛潭影空」（鷺鷥）、「雨氣朝忙蟻，雷聲夜聚蚊」（題平望驛）、「斫樹遺桑斧，澆花濕笋鞋」（題曾氏園林）、「蟻行蟬殼上，蛇竄雀巢中」（題聖女廟）、「池盤雲夢角，山鎖洞庭心，樹白看煙起，沙紅見日沉」（洞庭南館）、「醉臥襟長散，閑書字不真」（將之衡陽道中作）、「夜凝嵐氣濕，秋浸壁光寒」（題王太丞山水障）、「客淚收迴日，鄉心寄落潮」（江上旅泊）、「臉濃花自發，眉恨柳長深」（題蘇小墓）、「溪行防水弩，野店避山魃」（寄遷客）、「片月山林靜，孤雲海擢輕」（題贈志凝上人）、「摘橋防深刺，攀蘿畏斷根」（富陽道中送五正夫）、「僻地人行澀，荒林虎跡稠」（途中逢李道實遊蔡州）、「江連萬里海，峽入一條天」（送楊秀才往夔州）、「瘴雲秋不斷，陰火夜長然」（送徐彥夫南遷）、「山暝水雲碧，月涼煙樹清」（晚次荆溪館呈崔明府）、「雪花膺背上，冰片馬蹄中」（獵）。

鄧谷字守愚，袁州人，光啓三年擢第，官右拾遺，歷都官郎中，幼即能詩，名盛唐末，谷詩近鳥者若：「流年催我老，遠道念君行，殘雪臨晴水，寒梅發故城」（送進士許彬），「醉披仙鶴壑，吟扣野僧門」（次韻和王駕校書結綬見寄之什），「淺井寒燕入，迴廊蠶薛侵」（祕閣伴直），「樹沒春江漲，人繁野渡晴」（送太學顏明經及第東歸），「獨倚臨江樹，初聞落日蟬」（巴賓旅寓寄朝中從叔），「煙舟撐晚浦，雨屐翳春蔬」（聞進士許彬罷舉歸睦州悵然懷寄），「荷密連池綠，柿繁和葉紅」（遊貴侯城南林墅），「凍河孤棹澀，老樹壘巢危」（咸陽），「片沙留白鳥，高木引青蘿」（聞所知遊樊州有寄），「差池伴黃菊，冷澹過清秋，晚帶鳴蛩急，寒藏宿鷺愁」（蓼花），「極浦明殘雨，長天急遠鴻」（夕陽），「薛侵隋畫暗，茶助越甌深，巢鶴和鐘暝，詩僧倚錫吟」（題興善寺）。

方干字雄飛，新定人，爲人質野，每見人設三拜，曰：禮數有三，識者呼爲方三拜。徐凝一見器之，授以詩律，始舉進士，謁錢塘太守姚合，合視其貌陋缺唇，甚卑之，坐定覽卷，乃駭目變容，館之數日，登山臨水，無不與焉。咸通中，一舉不得志，遂遜會稽，漁于鑑湖。太守王龜以其元直，宜在諫署，欲薦之，不果。干自咸通得名，迄文德、江之南，無有及者，歿後十餘年，宰臣張文蔚奏名儒不遇者，十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其魂，干其一也。後進私諡曰玄英先生，門人楊奐與釋子居遠，收得詩三百七十餘篇，集十卷（參唐詩紀事、全唐詩）。

干似鳥詩若：「樹影搜涼臥，苔光破碧行」（山中即事），「石窻秋見海，山靄暮侵衣，衆木隨僧老，高泉盡日飛」（登雪竇僧家），「妨寐夜吟苦，愛閑身逢遲」（途中逢進士許巢），「坐久吟移調，更長硯結澌」（酬故人

陳又郁，「柳變雖因雨，花遲豈爲霜？」（閨春），「軒窗才過雨，枕簟即知秋，天際雁行出，溪中虹影收」（東溪言事寄于丹），「橋邊走風翠，枕底失風濤」（暮發七星灘夜泊嚴光台下），「衆山寒疊翠，兩派綠分聲，坐月何曾夜，聽松不似晴」（處州洞溪），「白兔沒已久，晨鷄僵未知」（歲晚苦寒），「飛泉高瀉月，獨樹迥含風」（山中），「窻接停猿樹，岩飛浴鶴泉」（寄石湓清越上人），「木葉怨先老，江雲愁暮寒」（殘秋送友），「暮山逢鳥入，寒水見魚沉」（汝南過訪田評事），「曉韻侵春角，寒光隔歲燈，心然一寸火，淚結兩行冰」（除夜），「支頤忽有得，搖筆便成章」（贈許贖山人），「深蘿難透日，喬木更含風」（夏日登靈隱寺後峯）。

于鄴唐末進士，詩三十餘首，見全唐詩，鄴詩若：「忽驚塵起處，疑有風飛來」（王將軍宅夜聽歌），「青山如有利，白石亦成塵」（尋山），似賈島。

林寬侯官人，其「鳥泊牽灘索，花空押號鐘」（送李員外頻之建州），「鶯啼謝守壘，苔老謫仙碑」（送許棠先輩歸宣州），「雪深鶯囀急，薪濕鼎吟遲」（窮冬太學），「灘平眠獺石，燒斷飲援藤」（送人宰浦城），「花開封印早，雪下典衣頻」（寄省中知己），「波翻夜作電，鯨吼晝爲雷」（送人歸日東），「草衰頻過燒，耳冷不開蟬」（塞上送答友人），「風帳孤螢入，霜階積葉頻」（哭棲白供奉），「星沉關鎖冷，鷄唱驛燈殘」（送昇道請蒸相公分司），於島爲近。

五代時，孫晟亦學爲島詩，灌園翁清暇錄云：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學，尤長于詩，爲道士居廬山簡宋宮，嘗畫

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爲妖（漁洋五代詩話引，又見宋周密齊東野語略有異字）。

近人蘇梅子其所著唐詩概論中謂：「宋初九僧，沿襲賈島的寒儉幽僻。」案宋初有九僧詩集，歐陽修六一詩話謂今不復傳。溫公續詩話：「元豐元年秋，遊萬安山玉泉寺，千進士閻交如舍得之。」始知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壹、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歷代詩話本「青」誤作「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嵋懷古也。今其詩見宋詩紀事九十一卷，大率纖巧秀麗，與島同風。又九僧選句圖一卷，不知撰人佚，通志藝文略、國史經籍志均著錄。

宋張復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記無盡居士云：「乖崖公題庭竹詩：『小桃遮不得，深雪放教青。』在睢陽書懷詩曰：『每思舊隱歸何計，或問前程笑指空。』句清詞古，與郊島相先後。」

四庫提要謂：后山陳无己「其五言古詩，出入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而生硬之處，則未脫江西之習……五言律詩，佳處往往逼杜甫，而間失之僻澀。」是后山亦與島有同風也。

四庫全書簡目目錄提要云：「島詩幽僻，遂爲四靈先導。」四靈者，南宋時之徐照（號靈暉）、徐璣（號靈淵）、翁卷（號靈舒）、趙師秀（號靈秀），皆永嘉人，以四人之號，皆同一「靈」字，故謂「四靈」。照著有芳蘭軒集，璣著有二薇堂集，翁著有西岩集，趙著有清苑集，四人詩格相類，工爲唐律，以賈島爲宗，間及姚合、劉得仁，其徒翁然效之，有八俊之目。

照自號山民，早卒，業適爲作墓誌，稱其詩數百，琢思尤奇，橫絕欵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掉憐慄，肯首吟歎，不能自己，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照詩如寄翁靈舒有句曰：「樓高望見船，」皆爲眼前之景，道著更新。又冬日書事曰：「梅遲想閨月，楓遠誤春花，」當是推敲所至。

卷字續古詩如瀑布云：「千年流不盡，六月地長寒。」曉對云：「梅花出落地，井氣隔簾生。」春日云：「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輕。」遊寺云：「分石同僧坐，看松見鶴來。吾廬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苔。」皆鍊心鍊腎，刻意雕琢，取徑甚狹，而顯其清雋，非淵源于閩仙不能至此也。

師秀字紫芝，詩如冷泉夜坐云：「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白石岩云：「起來閉把青衣袖，裹得闌干一片雲。」又云：「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移居云：「筇從壞砌磚中出，山在鄰家樹上清。」再移居云：「地僻傳聞新事少，路遙牽率故人多。」皆爭妍鬥巧，極物外情態也。

環如春日遊張提舉園池云：「長日多飛絮，遊人愛綠陰。」背島也。

自來批評四靈詩者，謂其意境太狹，僅工近體，不免破碎尖酸之病，然其寫景瑣屑，寄情偏僻，句鍛字鍊，務求新穎，是其所長，所謂「有時千載事，祇在一聯中」（劉克莊投贈翁卷詩）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提要云：「四靈自分派于姚合，其于島仿其近體，不能仿其古體，仿其近體之偶句，不能仿其近體之全篇。」

范晞文對床夜語曰：「四靈，倡唐詩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趙紫芝也。然具眼猶以爲未盡者，蓋惜其立志未高，而止于姚賈也。學者闖其闢奧，闢而廣之，猶懼其失，乃尖纖淺易，相煽成風，萬啄一聲，牢不可破。曰此四靈體也。其植根固，其流波漫，日就衰壞，不復振起，吁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

嚴羽滄浪詩話云：「近世趙紫芝、翁靈舒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目謂之唐宗。……江湖集由四靈脫化而來，同爲反對江西者，陳起宗之能詩，刊集。」

翁方綱石洲詩話云：「四靈皆晚唐體，大率不出姚合、賈島之緒餘。（王）阮亭謂如椽材，窘于方幅者也。吳鈔乃謂唐詩由此復行。」

高棅唐詩品彙序曰：「江湖詩人，大抵師法張籍、賈島、姚合。」江湖詩人，著名者有劉克莊、劉過、戴復古、葉紹翁、姜夔、方岳、樂雷發、周文璞、姚鏞、吳淵、許棐、敖陶孫、宋謙夫等六十二人。錢塘書肆詩人陳起所刻之江湖集，久佚。今傳之江湖小集九十五卷，核以宋人所稱江湖集多不相合，蓋後人以其殘佚補苴成編，依襲舊名也。尤以劉克莊爲最有名。

明之竟陵派，亦學島詩也。竟陵鍾惺以袁宗道、宏道、中道等所倡之公安派，主清真，復矯其弊，變爲幽深孤峭，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詩歸爲之張目。

至清代學島詩者如清乾隆中高密李懷民撰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一書，以島爲清奇僻苦主，獨稱道弗衰，

其弟少簡亦學島詩，懷民詩曰：「思入如中病，吟成勝拜官。」「前生應有罪，天譴作詩人。」亦可見其重苦吟矣。

光緒時釋寄禪亦學賈島，寄禪又名敬安，俗姓黃，湘人也。出家於天童山，人呼爲大寄禪，所著有八指頭陀集（有金陵刻經處本），白梅詩（有陳鶴柴師私刻本），爵梅吟詩集，其風骨多清蒼幽峭，爲人傳誦之名句：「洞庭波送一僧來」（見葉煥彬頭陀集序），乃其處女作也。

第十章 島的年譜

編例

- 一、以本國紀年及干支，並附以公元紀年，以便對照。
- 二、島生平事蹟有年代可考者，均列入，未能確定其年代而畧可推見者，間亦列入，惟均加以說明，以待重考。
- 三、與島有關係的人物處行事，有時代可考者擇要列入。
- 四、詩篇有年代可考者，將篇名列入，如有可疑者，則均不作肯定語。

一 關於島的生卒年

關於島的年齡，計有下列數說：

(一) 五十六歲

蘇梅唐詩概論（七八五—八四二）。

日人近藤奎支那學藝大辭彙。

鄭振鐸中國文學年表——見中國文學研究——（七八八—八四三）。

段臣彥介紹一個苦吟詩人（見磐石雜誌二卷十期）（七八八—八四三）胡雲翼同。

清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

新唐書本傳：「卒年五十七。」

（二）六十歲

日人澤田總清中國韻文史（七八四—八四三）會昌三年七月廿八日卒。

支那文藝辭典：「一說會昌三年卒。」

（三）六十五歲

鄭振鐸中國文學史。

陸侃如中國詩史（七七七—八四一）。

（四）七十二歲

譚正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約公元七九三—八六五（自唐德宗九年，至懿宗咸通六年間在世）。

綜上四說，謂其年五十六者，迺襲新唐書之誤，無可諱言。謂其年六十者，想係自揣之詞，無足取信。謂其年六十五者，亦嫌其不對。謂其年七十二者，更不可靠。試看蘇絳所撰之賈司倉墓誌銘云：「會昌癸亥歲，七月二十八日，終於郡官舍，春秋六十有四。」絳與島爲同時人，且墓誌亦云：「絳忝公知己。」可見二人友誼之密，當以絳誌

爲是。唐書之誤，蓋因其專爲史的紀載，尤其是政治方面者，而於文學方面，甚少重視。故簡畧而爲會昌初。一班著作家，不加考證，盲目信從。會昌癸亥歲，會昌爲武宗年號。武宗在位六年，癸亥歲爲會昌三年，即公元八四三年，由此上推，則其生年應爲七八〇，即德宗建中元年，庚申歲也。

二年 譜

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西元七八〇年，民元前一三二二年，賈島生一歲。

初爲僧（見唐書本傳）

是年韓愈十三歲。

按愈生于代宗大曆三年，戊申—西元七六八，民元前一四四（見韓文公年譜及疑年錄），至是年爲十三歲。

孟郊時年三十。

皇甫湜年三歲。

按皇甫湜之生卒，不載唐書，疑年錄亦不載，此據朱自清李賀年譜推得。

元稹年二歲。

按元稹生于七七九年—大曆十四年（見疑年錄），至是年爲二歲。
柳宗元八歲。

按據子厚墓誌銘，唐書本傳推得。

劉禹錫九歲。

按劉大曆七年生—西紀七七二。

楊巨源時年約二十七歲。

德宗建中二年辛酉—西元七八一年，民元前一三一年，二歲。

德宗建中三年壬戌—西元七八二年，民元前一三〇年，三歲。

德宗建中四年癸亥—西元七八三年，民元前一二九年，四歲。

德宗興元元年甲子—西元七八四年，民元前一二八年，五歲。

德宗貞元元年乙丑—西元七八五年，民元前一二七年，六歲。

德宗貞元二年丙寅—西元七八六年，民元前一二六年，七歲。

德宗貞元三年丁卯—西元七八七年，民元前一二五年，八歲。

德宗貞元四年戊辰—西元七八八年，民元前一二四年，九歲。

德宗貞元五年己巳—西元七八九年，民元前一二三年，十歲。

楊巨源是年第進士（見唐書藝文志全唐詩），年約三十六歲。

德宗貞元六年庚午—西元七九〇年，民元前一二二年，十一歲。

德宗貞元七年辛未—西元七九一年，民元前一二一年，十二歲。

李賀生。

德宗貞元八年壬申—西元七九二年，民元前一二〇年，十三歲。

韓愈登進士第（見考正韓文公年譜全唐詩）。

德宗貞元九年癸酉—西元七九三年，民元前一一九年，十四歲。

元稹十五歲，以明經擢第（見新唐書）。

柳宗元時年廿一，登進士第。

按宗元年十七，舉進士（本集與楊誨之書），四年乃登第，范論榜，爲貞元九年（辛文房唐才子傳）。

劉禹錫登進士第，年二十二歲。

按劉興柳同年及第（全唐詩）。

德宗貞元十年甲戌—西元七九四年，民元前一一八年，十五歲。

德宗貞元十一年乙亥—西元七九五年，民元前一—一七年，十六歲。

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西元七九六年，民元前一—一六年，十七歲。

盧仝生於是年。

按島哭盧仝詩：「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仝死于八三五年，故應生于是年。

德宗貞元十三年丁丑—西元七九七年，民元前一—一五年，十八歲。

德宗貞元十四年戊寅—西元七九八年，民元前一—一四年，十九歲。

柳宗元時年廿六，舉博學鴻詞，寄柳舍人宗元疑作於是年。

按宗元年廿四求博學鴻詞科，二年乃得仕（本集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授校書郎，調藍田尉（唐書本傳），備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子厚墓誌銘）。原詩有：「擢第名重列，」指宗元以進士第，又舉博學鴻詞。又原詩有：「格與功俱造，何人意不降。一宵三夢柳，……誓爲仙者僕，側執馭風幢。」則烏固亦慕與之交也。

德宗貞元十五年己卯—西元七九九年，民元前一—一三年，二十歲。

張籍登進士第（韓愈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及註）。

德宗貞元十六年庚辰—西元八〇〇年，民元前一二二年，二十一歲。

德宗貞元十七年辛巳—西元八〇一年，民元前一二一年，二十二歲。

張籍補太常寺太祝，投張太祝詩作于是年後。

籍十五年登第，明年居喪，服餘，補太常寺太祝（見病中贈張十八詩註）。

德宗貞元十七年壬午—西元八〇二年，民元前一二〇年，二十三歲。

德宗貞元十九年癸未—西元八〇三年，民元前一二〇九年，二十四歲。

韓愈貶爲陽山令（見考正韓文公年譜）。

杜牧生（見疑年錄）。

柳宗元拜監察御史（見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及唐書本傳全唐詩）。

德宗貞元二十年甲申—西元八〇四年，民元前一二〇八年，二十五歲。

投李益詩疑作於是年。

按李益是時與李賀齊名（見冊府元龜全唐詩）。

孟郊登進士第，年五十四（見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注）。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西元八〇五年，民元前一二〇七年，二十六歲。

十一月柳宗元貶永州司馬（見子厚墓誌銘及注）

白樂天作長恨歌。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西元八〇六年，民元前一〇六年，二十七歲。

六月韓愈權知國子博士（見考正韓文公年譜）

顧況卒年九十。

皇甫湜擢進士第（見登科記考）

投龐少尹詩疑作于是年。

按詩有「龐公相識元和歲」句。龐少尹，究爲何人待考。

憲宗元和二年丁亥—西元八〇七年，民元前一〇五年，二十八歲。

白居易爲翰林學士。

孟郊爲溧陽尉，以嗜酒揮琴，賦詩終日，曹務多廢而去。

貞曜先生墓誌銘：「從進士試，既得即去，問四年……爲溧陽尉。」又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

金澗，澗南八里許，道東有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閑往坐水旁，命酒揮琴，裴回賦詩終日，而曹務多

廢，令季操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竟以窮去」（陸龜蒙甫里先生文集書李賀小傳後）

憲宗元和三年戊子—西元八〇八年，民元前一〇四年，二十九歲。

憲宗元和四年己丑—西元八〇九年，民元前一〇三年，三十歲。

孟郊爲協律郎，寄孟協律詩是年後作。

貞曜先生墓銘：「去（澤陽）尉二年，而故相鄭公（餘慶）尹河南，奏爲水陸轉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子門內。」

憲宗元和五年庚寅—西元八一〇年，民元前一〇二年，三十一歲。

韓愈拜河南令。

憲宗元和六年辛卯—西元八一一年，民元前一〇一年，三十二歲。

韓愈是年秋遷職方員外郎。雙魚謠作於是年。

按見考正韓文公年譜原詩注：「時韓職方書中，以孟常州簡詩見示」（按孟簡字幾道爲東野叔父）

（見貞曜先生墓誌）

是年自河南洛陽歸范陽。

按愈有送無本師歸范陽五古一首，元和六年冬十一月作。

孟郊是年秋作戲贈無本五古一首。

憲宗元和七年壬辰—西元八一二年，民元前一〇〇年，三十三歲。

李漢登進士第（見唐書）

沈亞之下第，作送沈秀才下第東歸詩，疑即亞之。

按「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初至長安，與李賀結交（辛文房唐才子傳），元和七年舉不第，李賀以詩送之曰：「吳興才人怨春風……家住錢塘東復東」（計有功唐詩紀事）。島詩亦有「浙雲近吳見」可證。

憲宗元和八年癸巳—西元八一三年，民元前一〇九九年，三十四歲。

李商隱生（見疑年錄及玉谿生年譜會箋）

憲宗元和九年甲午—西元八一四年，民元前一〇九八年，三十五歲。

孟郊卒，年六十四，哭孟郊詩，吊孟協律哭孟東野詩約作于是年以後。

按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墓誌銘：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元和九年三月以餘慶爲興元尹），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娶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閬鄉，暴疾卒，年六十四。」

陳商擢進士第，作送陳商詩。

按見登科記考詩句有「昨登高第名」可證。

憲宗元和十年乙未—西元八一五年，民元前一〇九七年，三十六歲。

三月柳宗元貶柳州刺史。

子厚墓誌銘及注，唐書本傳全唐詩。

沈亞之舉進士（見文獻通考唐才子傳）

贈李文通詩疑作於是年。

按韓愈平淮西碑注：「元和十年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又平淮西碑：「淮西平（李）文通加散騎常侍。」唐鑑：「憲宗十三年淮西既平。」細玩詩意，爲預祝其立功，故列于此。

此年後作過京索先生墳。

按據地志：京縣城在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滎陽縣即大索城，京索先生恐指唐衢，又國史補：「唐衢周鄭客也。有文學，老而無成，唯善哭，每一發聲，音調哀切，聞者泣下」（桂苑叢談畧異）。周鄭即京索間也。聞見後錄：「元和中處士唐衢，聞白樂天謫，大哭，後衢死樂天有詩云：「何當向墳前，還君一掬淚。」琵琶行序：「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

憲宗元和十一年丙申—西元八一六年，民元前一〇九六年，三十七歲。

是年秋白樂天作琵琶行。

憲宗元和十二年丁酉—西元八一七年，民元前一〇九五年，三十八歲。

李賀卒年二十七（見姚文燮昌谷集凡例一）。

憲宗元和十三年戊戌—西元八一八年，民元前一〇九四年，三十九歲。

憲宗元和十四年己亥—西元八一九年，民元前一〇九三年，四十歲。

是年十一月八日柳宗元卒，年四十七（見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唐書本傳全唐詩）。

韓愈貶潮州刺史，作寄韓潮州愈詩及寄韓湘詩。

按考正韓文公年譜：「（愈年）五十二歲，春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冬移袁州刺史。」則此詩當作于

是年秋。原詩有：「峯懸驛路殘雲斷，海浸城闌老樹秋。……月明初上浪西樓」可證。寄韓湘詩有：「過嶺

行多少，潮州漲滿川」句，當指愈貶潮州，其姪孫湘亦隨至潮也。

憲宗元和十五年庚子—西元八二〇年，民元前一〇九二年，四十一歲。

送令狐（楚）相公作于是年後。

按元和十四年令狐楚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唐書令狐楚本傳：「元和十三年，爲河陽節度使，」詩有「

梁園趨戟節，海草幾枯春。」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西元八二一年，民元前一〇九一年，四十二歲。

穆宗長慶二年壬寅——西元八二二年，民元前一〇九〇年，四十三歲。

與平會等九人被絀，謂之舉場十惡，作病蟬。

唐詩紀事：「平會恃才傲物，竟歿于縣曹，唐以府元被絀者九人，會其一也。長慶二年，同買闖仙輩貶，謂之舉場十惡。」全唐詩話「鳥久不第，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或奏烏與平會等爲十惡逐之。」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尙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並烏鳥，俱懷害爾情」（又見唐詩紀事）。

穆宗長慶三年癸卯——西元八二三年，民元前一〇八九年，四十四歲。

韓愈爲吏部侍郎（見考正韓文公年譜）。

韓湘登進士第，年三十，送韓湘詩疑作於是年。

按見韓文公集註，湘爲愈之侄孫（見唐書宰相世系表），愈有左遷至藍闕示侄孫湘詩（見公集）。

合答韓湘詩：「三十登高科，前途浩難測。」又姚合送韓湘赴西江詩：「年少登科客，從事詔命新，行裝有兵

器，祖席盡詩人」（姚少監詩集）。

友人李餘（蜀籍）是年登進士第（見唐詩紀事），作送李餘及第歸蜀詩。

寄河中楊少尹詩作於是年後。

按楊少尹即巨源，新舊史無傳，唐書藝文志云：「楊巨源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既引年去，命爲其都少尹，蓋公河中人，即其鄉也。」韓愈有送楊少尹序云：「以年滿七十，亦自丞相去，歸其鄉；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愈謂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蓋愈爲吏部侍郎時作。烏寄河中楊少尹必作于其後。

穆宗長慶四年甲辰—西元八二四年，民元前一〇八八年，四十五歲。

韓愈卒，年五十七。

按見考正公年譜。

和韓吏部汎南溪作于是年十二月前。

唐詩紀事：「（韓愈）長慶四年甲辰有南溪始泛。」又見公年譜。按是年韓愈卒年五十七，年譜：「八月以疾免官，十二月丙子薨于靖安里第。」則南溪始泛必作于八月以後。張籍亦有同韓侍御南溪夜賞詩。姚合亦有知前吏部韓侍郎夜汎南溪。

敬宗寶曆元年乙巳—西元八二五年，民元前一〇八七年，四十六歲。
敬宗寶曆二年丙午—西元八二六年，民元前一〇八六年，四十七歲。

白行簡卒。

姚合是年後爲監察御史戶部員外郎出荆杭二州刺史，後爲拾事中，陝虢觀察使（見唐詩紀事及全唐詩）。

朱慶餘（名可久）至遲是年登進士第。

按唐詩紀事：「登寶曆進士第」（又見全唐詩）。

文宗太和元年丁未—西元八二七年，民元前一〇八五年，四十八歲。

友人李益卒（見全唐詩）。

文宗太和二年戊申—西元八二八年，民元前一〇八四年，四十九歲。

杜牧是年登進士第（見全唐詩）。

厲玄是年登進士第（見全唐詩唐詩紀事）。

文宗太和三年己酉—西元八二九年，民元前一〇八三年，五十歲。

舉試停詩賦。

文宗太和四年庚戌—西元八三〇年，民元前一〇八二年，五十一歲。

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寄滄州李尚書作于是年。

按舊唐書：「李德裕、李文饒趙郡人，太和四年爲兵部尚書。」

太宗太和五年辛亥—西元八三一年，民元前一〇八一年，五十二歲。

作送陝府王建司馬詩（？）

按唐書本傳：「（王建）太和中出爲陝州司馬。」酌定是年。

元稹卒，年五十三。

薛濤卒，年六十四。

曹松至遲生子是年。

按唐詩紀事：「曹松天復初（元年辛酉—九〇一）杜德祥主文，放松及王希羽、劉象、柯崇、鄧希顏等及第，年皆七十餘，時號五老榜。」又見全唐詩。

文宗太和六年壬子—西元八三二年，民元前一〇八〇年，五十三歲。

許渾登進士第（見全唐詩）

文宗太和七年癸丑—西元八三三年，民元前一〇七九年，五十四歲。

文宗太和八年甲寅—西元八三四年，民元前一〇七八年，五十五歲。

雍陶是年登進士第。

文宗太和九年乙卯—西元八三五年，民元前一〇七七年，五十六歲。

盧全死，哭盧全詩作於是年。

按全傳稱：「文宗朝，甘露之變，同亦與於難。」唐鑑：「甘露之變，起於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全唐詩：「（全）後因宿王涯第，罹甘露之禍。」

疑是年下第，作：「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

按：晉公裴度，唐文喜人，字中立，憲宗時，以中書侍郎討平淮蔡（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淮蔡平），封晉國公，加中書令，正色立朝，言無不盡，以身係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後因閹豎擅權，力請罷職，治第東都，作別墅曰「綠野堂」，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等，觴詠其間。

唐詩紀事：「晉公（裴）度初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島方下第，或以爲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云云，』皆惡其不遜」（又見全唐詩話）

文宗開成元年丙辰—西元八三六年，民元前一〇七六年，五十七歲。

文宗開成二年丁巳—西元八三七年，民元前一〇七五年，五十八歲。

令狐楚卒，年七十二。

文宗開成三年戊午—西元八三八年，民元前一〇七四年，五十九歲。

坐飛謗，貶長江主簿。

按新唐書本傳：「（島）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墓誌銘：「穿楊未中，遮權誹謗，解褐受遂州長江主簿，三年在任，卷不失手，秩滿遷普州司倉參軍。」

李洞有賦得送賈島謫長江詩。

文宗開成四年己未—西元八三九年，民元前一〇七三年，六十歲。

裴度卒，年七十五。

文宗開成五年庚申—西元八四〇年，民元前一〇七二年，六十一歲。

姚合爲秘書監（見唐詩紀事及全唐詩。）

喻鳧登進士第。

按鳧毘陵人，登開成五年進士第，終烏程尉（見全唐詩。）

武宗會昌元年辛酉—西元八四一年，民元前一〇七一年，六十二歲。

遷普州司倉參軍，訪鑒元師侄詩疑作于是年，原詩有：「緣訪親宗到普州」句。

姚合有寄賈島時任普州司倉詩，方干有寄普州賈司倉島詩，均見本集。

武宗會昌二年壬戌—西元八四二年，民元前一〇七〇年，六十三歲。

張籍卒于是年前。

按籍死于島前，以島與其從弟無可俱有哭籍詩也。唐書本傳：「（籍）終國子司業。」趙嘏是年登進士第。

劉禹錫卒，年七十一。

武宗會昌三年癸亥—西元八四三年，民元前一〇六九年，六十四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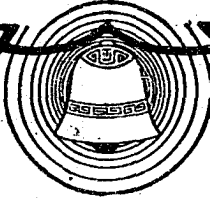
七月二十八日島卒，未浹旬轉授普州司戶參軍，無子。

按唐蘇絳賈司倉墓誌銘：「會昌癸亥歲，七月廿八日，終于郡官舍。春秋六十有四，嗚呼，沒未浹旬，又轉授普州司戶參軍，榮命雖來，于公何有痛而無子。」

明年三月庚子日，葬于普南安泉山，夫人劉氏，承其遺旨，故人蘇絳爲撰墓誌銘。島既卒，平生交游如姚合、李頻……等俱有輓辭，各見本集。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廿七晚十時完稿于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教職員宿舍第一號——

笙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初版

賈島研究

全二册 定價國幣二元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編著者 章泰笙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706)

004058

